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每份售五千元·

第三卷 第十四期

專論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周叔厚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 樊弘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梁漱溟

美國通信

新大陸的餘音 楊慶堃

觀察通信

南京初冬（南京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內戰中的廣東南路（廣州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英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重慶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爲自由而歌 斐多菲

書評

美國政制的改造 樓邦彥

觀察文摘

斥一種謬論 上海益世報

政府的度量 天津益世報

讀者投書

大選太平

如此行憲，與訓政有何異乎？

關于湖南省政府的參事

一衣七億五

中國文字的改革

希望出「西南航空版」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群

讀者投書

大選太平

編者先生：國大投票，業已竣事，各地會無大的糾紛發生。官方及半官方的報紙對此一再頌揚。民社黨張君勱先生和青年黨曾琦先生，亦均發表談話，引爲欣慰。「普選」在民主政治的運用中，是惟一的方式，選舉如能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形下舉行，自然是很好的現象。不過我們應當研究：爲什麼這次大選，如此順利，沒有什麼重大的糾紛或意外發生？主要的原因是因爲這次的大選，是在政府黨（國、民、青）的控制下舉行的，候選人中，很少有反對派的人物在內。在此種情形下，一切自然容易太平無事。假如眞正是「自由競選」，政府派和反對派都能公平地自由地參加這次競選，則是否能知此「太平」，這就成爲很大的疑問了。

唐宏達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

如此行憲，與訓政有何異乎？

編者先生：今日爲大選前夕，本縣（安徽和縣）競選之激烈，已達白熱化。候選國大代表者，有朱紉貽、羅北辰、高思九、等三人。朱爲青年黨人，經該黨提名發表後，最近始返和活動，時間匆促，希望甚微。羅與高均爲國民黨人，返和活動均已半載有餘。最近政黨提名，羅因在黨內上層獲有力支持，經國民黨提名爲和縣國大候選人。高則被核定爲「候補候選人」，但高在鄉間獲廣大羣衆之支持，不甘心爲國民黨之「候補候選人」，乃由五百選民簽署，向本縣選舉事務所登記爲候選人，作自由競選，聲稱即使被開除黨籍，亦所不惜。知此局勢，將來鹿死誰手，即可測知「黨權」是否高於「民權」？不料昨日縣黨部散發代電一通（和黨字第六五五號），謂奉中央電令，勸退「候補候選人」高思九塡具「放棄當選聲明書」，於投票前呈遞，否則即通知縣選所，撤銷其候選人資格，雖經當選，亦屬無效云。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吾輩無黨派之老百姓，覺選羅選高是半斤與八兩，均無不可，惟「黨」對大選之控制，尤甚於十年以前。二十五年之大選，人民雖不能選擇「黨」，但在「黨」內猶可選擇「人」；今則一切指定，連「人」亦不許選擇矣！如此實行「憲政」，與「訓政」有何異乎？

XXX　十一月二十日　和縣

編者按：據報載國大候選人名單，和縣候選人爲朱紉貽。

中國文字的改革

編者先生：在觀察三卷八期，讀到費孝通先生所作「論智識階級」一文，深有所感。因此我想請費先生倡導中國文字的改革運動。

我是一個學習工程的人，有如費先生文中所述「學成」了一轉而成爲食於人治人的人物，承繼着傳統智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我曾飽嘗過傳統規範智識界的窳落，深感到自己是在中國社會中不健全的一份子。尤其感覺痛苦的，就是費先生所說中國文字是最不適宜於表達技術智識的文字。我因爲自知對於國故國粹，並無研究，自慚簡陋，故對於五千年文化的結晶品，先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文字，雖然內心甚感不滿，却不敢妄倡改革。

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歷年來遭受多少傳統文人之攻擊，幸虧胡先生對於經典考據頗有根基，能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音字母以及拉丁化運動，至今偃旗息鼓；「論語」在林語堂先生時代曾一度用簡體字印刷，但此風亦未能持久普遍。傳統社會中既得利益階級，獨佔着社會規範決定者的權威，在文字上費工夫，不願提高生產，不知服務人民，更不屑研究自然知識；他們更把文字視作獨佔品，簡直就是在葬送中國智識階級的前途。

近年來工程界及自然科學界提倡翻譯專門名詞，化學界且創了好些新字如鉄鐳鎂等，但是我們仍舊感覺中國文字不宜於寫作科學的文獻。工程師們儘量的叫 Piston Ring 爲活塞環，但是司機及修車工匠還是叫它爲「配司登令」。我不懂日文，但見日本工程刊物中，很多用字母拼音的專門名詞。最近日本有大量删減漢字的運動，亦可使中國傳統智識階級的權威們反省一下。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世人都稱爲一大成就。但是自詡爲革命者的國民政府，却對於「尊因奉此」之程式，保守得十分努力。有一次，某醫官塡寫報告時，稱一位飛行員死亡，沒有稱他殉職，奉令記大過一次。

我想請求費先生倡導文字革命，如何改革，我並無成見。爲科學界的便利，頂好一律橫寫，自左而右。外國專門名詞，頂好能以直捷翻譯。此運動的障礙自然不少。簡體字，拉丁化，及注音字母等運動，爲何不能成功。其故何在，我亦希望費先生調查一下。

王士偉　十一月一日　貴州大定

關于湖南省政府的參事

一

編者先生：湘省省參議員，均兼任省政府參事，每人照四百元底薪支給待遇。七十幾個省參議員，此筆支出數不算小。省政府爲籠絡計，亦樂得給與。長沙報紙，雖有諷刺，然「好官我自爲之」，並無影響，乃多以「民意官」目之。

劉恆燉　十月十五日　長沙

二

奉交下

貴社編輯部十月廿日函一件，以讀者投稿，稱本省省參議員一律兼任本府參事，按四百元底薪支俸，不知是否事實相詢。茲將實情分告如次：（一）本府所設參事名義，係沿歷任舊例，並非編制內人員。（二）本省參議員中僅有一部分耆宿，聘兼本府參事，且內多前任即已延聘者，旨在諮詢，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准函前因，相應覆請登照爲荷，此致觀察週刊社

湖南省政府人事室十一月七日

（人字第七一〇號）

一衣七億五

編者先生：日前出勤王府井大街，一家皮貨商店正作着一筆交易，一位貴婦人以七億五千萬元之代價購妥貂皮大衣一件，當時開出支票三張，登汽車揚長而去。同我在一旁直看得瞪目結舌，若癡若呆。回家的路上，我盤算着，按照最近調整的薪俸計算，我一個月可拿一百五十萬元，如果我想買這件大衣，餓著肚皮，得過四十一年零八個月才能湊足這數目，我幾疑惑置身於另一世界之中。這幾天來，北平竟日黃塵蔽日，西風如剪，嚴冬是到了！窮困者久已匱乏的生活上又添一樣威脅，救濟事項倘無眉目。可憐的窮人們啊！你們的冬天在何處？七億五的一襲大衣，在夢中去尋吧！這世界，這中國，眞是太不公平了！

趙賀君　十一月十三日　北平

希望出「西南航空版」

編者先生：重慶市面「觀察」零售，有時價高至一萬元一本。書商這種剝削，加重了許多無力購買「觀察」的讀者的負担，以致使貴刊喪失了不少的忠實讀者。據個人調查，「觀察」在重慶知識分子心目中是認爲目前中國惟一的（下接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五萬元 掛號：六萬元 航平：七萬元 航掛：八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航平：十四萬元 航掛：十六萬元
如郵費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四期
卅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本期作者

周叔厚：國立政治大學
樊 弘：北京大學教授
梁漱溟：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周叔厚

選舉是一種以和平方式解決政爭的辦法，在現代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都是以選舉爲憲政的一部分；且爲實施憲政的必經程序，要實行憲政，必先從選舉做起，已屬一個不移的法則了。但是，選舉這件事，很是一篇大文章，尤其是參加競選的人，對於這篇大文章，更是難得下筆，如果候選人是由政黨提名的，則其所屬政黨的政見如何，個人聲譽以及社會地位如何，都是須要考慮的地方；不僅這些，而競選一事，又是需要相當的活動的。在一七九一年的法國憲法中，關於選舉規定有所謂活動的公民和被動的公民之分，祇有活動的公民才能夠參加選舉。現在雖然廢止了這種限制，但由此可以想得到，凡是參加選舉的人，無論是受他人選舉或選舉他人，都是比較活動的份子。特別是受他人選舉的競選者，必需非活動活動不可，何況「其爭選也無殊其戰也」（語見嚴譯社會通詮一二一頁）。由於這種選舉上的活動，於是活動的費用也就無論如何是不可少的了，即令在一選區內僅有一候選人而成爲無競選者的不競爭之當選（Uncontested），如英國一九二四年有三十二區，一九二九年有七區爲無競選者。但是印製傳單的宣傳費用也是必需的，且在有些國家規定，凡參加競選的在繳提名單時，尚須納存保證金者。所以，跟着競選活動而來的，便是競選活動的費用問題。

競選費用的來源，在政黨提名的，多由所屬黨部支給；自由參加競選的，當然掏私人的腰包。如英國的選舉，在各選舉區內各黨有地方黨員大會與黨委員會，若地方黨員大會或黨委員會不能籌措充分款項，以進行競選活動，可請求該黨中央委員會補助之。美國亦復類此情形，不過美國國會在一九〇七年曾通過議案，禁止公司或其他團體對於總統副總統和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捐助金錢。至於準備作競選活動的金錢，當然是限於正當的宣傳費用，如籌備演講會或印製廣告傳單，僱請人員肩負廣告招示行人等類用途。但是，有些時候，尤其是初辦選舉或國民政治道德低下的國家，每每把競選用的金錢，用在極不正當的事情上。我們可以看看英國在十八世紀時的選舉情形：英國在十八世紀時，選舉證的買賣，成爲一種極通見的現象，大多數的選民，都把選舉權視爲一項產業，選舉證就是他們的財源，當將要開始選舉之先，即便計劃如何可以得到大宗收入。這些選民，不僅要如何想法賣選舉證來賺錢，甚至還要候選人供給美酒鮮肉或其他禮物的餽贈等報償。有良心一點的選民，收受金錢與大吃狂飲之後，當選舉場公開唱名（英國在一八七二年以前所行的是公開唱名制）的時候，祇舉一次手，不再受他人的金錢；那些沒有良心的，甚者收受好幾個候選人的賄賂。在一七六八年英國選舉時，有一選舉區，其選民總數還不及一千，但是同時收受三個候選人的賄賂，結果這三個候選人的競選費用，共計用到一百萬鎊，造成一種極腐敗的現象（見 L. H. Humphreys: Practical Aspects of Electoral Reform, 1922, chap III）。我所以引用英國這段選舉「佳話」，是因爲英國的選舉歷史甚長，它所經過的事件也最多，後代民主憲政國家的選舉所發生的情形，英國都曾發生過。所以，我們可從人家的覆轍來作爲自己的殷鑑。「殷鑑」二字於此用得頗有語病，因爲在我國的選舉，也曾發生過這種腐敗現象，如民國初年的選舉議員，以及廿五年國民大會代表的普選，「鬧得全國騷然，雞犬不寧，公私耗財之鉅，社會風紀秩序破壞之烈，鄉裏友好結怨成仇，傷亡而繼之以訴訟，精神物質一切損失無法計算」（梁漱溟先生語，見觀察三卷四期）。及到近年，這種情形還是一樣的繼續存在，如聯勤總部經理署祕書胡愼明先生在觀察三卷四期

上發表的一篇參加W市參議員的競選經過報告：「有個最有錢的商人，為競選已經化去了三四千萬元，可是禁不起兩次威嚇，一次四個人上樓拿出手槍教訓了他一頓……終於打了退堂鼓」。這三四千萬元祇是用到選舉途中的一半，如果一直用到投票那天，其數當更鉅。這些錢用在甚麼地方呢？酒食徵逐（請保甲長警察吃飯）和送禮餽贈（送西裝給區長）佔了十分之九。而在開始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個候選人派其基本的幾個保甲長「收了一晚上的公民證，收了一千幾百張，同時準備了男子五十，女子五十，組成兩個投票隊，由清晨起即在一家餐館吃早點後輪流頂替去投票」。又有一個候選人以一萬元一張收買公民證。這一些，都是可靠的事實，在這些事實中，所表現的恐嚇詐欺，無容論矣。若從候選人所耗的費用看來，一個市參議員的競選，就花了一筆這樣大的款項，而且可說完全用在餽贈送禮買公民證上面，競選一次不啻就是鈔票的鬥法。與十八世紀時英國的選舉情形，一模一樣的重演一番，禍害之烈，真可稱為「選災」。但追究這些原因，當然一方面是國民政治道德的敗壞，一方面却歸因於候選人的競選費用太沒有限制所致，憑其資財的富足而濫用以達選舉目的，遂使缺少幾張鈔票的人無法與之抗衡。這也是一件大不公平的事。

當然國民政治道德，是需要慢慢培養的，不是一朝一夕所可做到，但於競選費用，却是可以加以限制的，是一朝一夕所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們再來考查英國對於濫用競選費是如何限制的：本來英國對於選舉舞弊，在法律上早有防備，一六九六年的法律規定有賄賂之處罰，一七二六年的防止舞弊法及一八〇九年的新防止辦法和一八五四年的選舉舞弊法，都是制裁選舉的不道德行為，消極的於事後處罰。 至於對付引起這些不道德行為的競選費濫用問題，英國國會直到一八八三年，才通過一件腐敗和不合法的行為律（The Corrupt & Illegal Practcal Act of 1883）來積極的予以妨止。在這件法案中，其所稱腐敗行為，係概括賄賂、恐嚇、假冒、及偽造票數等類敗壞道德的行為。所謂不法行為，係概括多種行為，其性質非不道德，但足使選舉失其尊嚴或使候選人用費過大而言。該法案的內容有三大點：

一、禁止一切腐敗的行為及其處分。舉凡賄賂、款待選民、威嚇、冒名頂替、偽造選票均係不道德的行為，為法律所絕對禁止。

二、禁止一切非法行為及其處分。如僱用選舉活動人員，僱用車輛接送選民到場投票，但僱用人員肩負廣告招示行人，則非所禁。

三、嚴格限制候選人或使候選人花費過大之競選費用。即在城選區，凡不到二千選民之城市，其競選費用以三百五十鎊為最多，每增加選民一千，可多增加三十鎊。在鄉選區內，鄉村選民不到二千者，以六百五十鎊為最多，每多選民一千，可多加六十鎊（因鄉村交通不便，故其競選費用倍於城市）；又在城選區僅能為一選民花五便士之費用，在鄉選區則為六便士。一切競選費用，由候選人聘請經理人支付之，選舉後三十五日內，經理須公布全部費用清單報告於選官（returniny officer）以查明其用途是否正當。

自從這項法案公布施行之後，對於英國國會選舉的秩序上，很有影響。舞弊腐敗的行為也大為減少，國民政治道德也跟着提高。此蓋因競選費用的龐大而漫無底止是引起舞弊腐敗行為的原因，與其消極的於事後加以法律制裁，不如積極的于事前限制競選的費用為有效。此外，在美國對於競選費用，法律上也有限制，規定衆議員候選人於選舉時期，除私人費用外，不得超過五千元；參議員候選人之競選費用，不得超過萬元；亦須由經理人宣佈費用之數量及性質。在州立法上，也同樣的協助聯邦法律，限制候選人的競選費用。所以，從選舉制度的立法上看來，限制競選費用是一種應有的趨勢，也是一種進步的、公平的表現。

至此，吾人可考查我國法律的規定。我國法律祇是對於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在刑法上有所謂妨害投票自由罪、投票受賄罪、投票行賄罪、誘惑投票罪、妨害投票正確罪，妨害投票事務罪及妨害投票秘密罪（刑法第一四二至一四八條）等等罪名的事後消極制裁。在選舉法規上並沒有積極的限制候選人的競選費用，不能說不是一大缺憾。競選費用的任意支付，是引起犯這些罪名的原因，如果把競選費予以適當的限制，自然無法可以請酒送禮買選舉票了。這種限制雖不能絕對的發生效力（這又牽涉到政治道德問題），但總可以減少許多選舉犯罪的腐敗不法行為；「選災」也多少可以消滅一點；國民政治道德也可以藉此培養培養。所以，對於候選人競選費用的限制問題，在我國政治道德敗壞無遺的今天，是應該要深切加以考慮的。

至於限制競選費用的辦法如何，因為目前國內各區域的物價指數不同，所以不能夠定一個全國性的限制額。譬如在甲地印刷傳單需費甚至數倍於乙地，則甲地的限制額應較乙地為高。這種限制額的決定方法，愚意以為可以參酌公務人員薪俸待遇辦法分區決定競選費用的最高額。這裏所提出的，不過是一項原則，提起立法家的注意而已。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

樊弘

在最近第三卷四、五、七期的「觀察」上，梁張二先生曾經發表了兩篇大文章，均以為憲政不適宜於中國文化的需要。他們所持的理由有兩點：（一）從中國的憲政史上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為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的一次選舉，不是由金錢買得。但即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其結果亦是替特權階級作工具。現在的選舉且將比從前更壞。（二）更從中國文化的本質上說，中國不嫌自由太少，而嫌自由太多，實行憲政，適以加重其弊（梁語）。溯自海禁開放以來，凡是西洋文化一進中國來，都幫助了「甲概」即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權，除使其對人民更事高壓和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張語）。梁與張二人對於中國文化積極的解釋雖不盡同，但消極的否認憲政則一。然則中國的文化所需要的政治是什麼呢？現在且讓我們來看梁張兩先生所給的解答。

依據梁先生的意見，中國需要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治理。他說：「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睿的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礙滯，而後在方方面面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梁先生這種主張，很像柏拉圖在希臘的時代，眼見着斯巴達皇帝的暴戾恣睢和雅典皇帝的淫佚無度，本其悲憫救世之懷，主張以哲學家來做皇帝，依照至善的原則，來治理希臘，有些相同。

依據張先生的看法，政治有甲概和乙概之分，甲概是皇帝的政治，乙概是鄉民為了地方公益，而實行互助。中國是甲概之下，保留了許多乙概。在這一點上，儒家哲學確有大功。中國不但需要乙概，而且要限制甲概。儒家思想在保護乙概，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以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但要怎樣纔能達到這目的呢？張先生說：「這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的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的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一個專為中國而設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政治需要一些通儒來領導。

總括來說，就是梁先生與張先生因為看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到中國來都壞了，因此，他們在根本上，都否認民主政治，而主張少數政治，或通儒政治。

梁張兩先生和我這位後輩，都是受過儒家哲學薰陶的人。記得我在四歲的時候便開始讀經，一直讀到十一歲。雖然那時並不眞正了解儒家哲學，但在行為上，却很受我的先祖父母的儒家思想的指導。在大學畢業而後，雖然在我的生命之中，滲入了不少的實證主義的成份，但我在人生行為上依然篤愛王學。直到抗戰之時方纔發生懷疑。儒家的哲學所同我結了一段這麼深的關係，今番再聽着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好像一個在萬里之外浪蕩江湖的孩子，忽然看見他的鄉里兒時的故友一般，特別的感到眞誠而親切。可是現在我已經不相信儒家的思想可以救國了，所以，我對這兩位前輩所主張的通儒的理論治國或通儒治國的理論，雖然覺得高尚而優美，但我却很難信任他是救治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病症的良方。我想把我的意見盡情吐露於後，請求兩位前輩教正。

我以為梁張兩位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如果要想有效的付諸實施，必先具備兩個條件：（一）通儒們必須已經是中國的統治者了，因此他們可依照他們的高明深睿的哲學以治國。（二）他們雖然尚未變成中國的統治者，但統治者却能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專為中國而設的制度，不但虛懷樂取，而且躬行實踐。可是在今日的中國並未具備這兩個條件，在昨日亦是沒有，在明日我相信依然亦是不會有。所以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理論，最多只是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一種點綴品，好像闊人先生們在他的富麗堂皇的客廳裏所陳列的希世之珍一樣。但我恐怕連這點小小的希世之珍的地位，在中國也是不會得到的啊！

假如世上大多數的人，或世上的統治者階級，果肯依照哲學家的高明深睿的哲學以治事或治國，那末，世界也許早就好了，並也用不着梁先生和張先生

來苦讀深思，亦不用着我們這些後輩來討論了。以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來說，幾乎只有很少的哲學家纔是鼓吹戰爭和否認和平的。而且卽在戰爭販子的口裏，亦還是說和平好。但他們是否遵照這種理想做呢？現在美蘇兩大國不是正在預備戰爭，印度不是正在從事戰爭，中國的國共兩黨也不是正在從事戰爭，而打的你死我活麼？試問和平主義在那裏？在中國的哲學中，凡孔孟之徒，沒有不主張「見利而思義」的。但今日中國的營私舞弊的官僚，坐吃空額的軍閥，黷武窮兵的戰犯，和囤積居奇的奸商，他們亦在見利而思義麼？思是思了，可是他們在照着做麼？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上，不是極力提倡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麼？而且他這主義得到了全中國一致的同意，但誰在眞正的奉行它呢？梁張兩先生縱令本其高明深睿的哲學（梁語），並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學者來討論出一個專門爲中國而設的制度（張語），我恐怕他在將來受人歡迎的程度未必便趕得上中山先生的思潮。但中山先生的思潮都還缺乏足數的人照着做，我們很難有理由說，梁張兩先生所認爲的高明深睿和學貫中西的政治哲學，世人便要躬親去實踐。假令他們對你陽奉而陰違，梁張兩先生又將何如？張先生豈不是說，中國向爲特權階級所統治嗎？又政府本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強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嗎？梁先生豈不是也在說，中國近年以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確是一種不應存在的病症嗎？假令梁張兩先生的理想的政治主張出來之後，依然與中國的特權階級的利益相違背，倘不受特權階級的明令禁止，便遭他們的夾帶否决，結果又如何呢？這豈不是明白表示高明深睿和學貫中西的哲人的思想，也把這個特權階級無可奈何麼？

把我上面所說的話，再行重複一遍，卽梁張兩先生所主張的通儒政治，如果要想在實際政治上發生效力，必須讓通儒們來作中國的統治者。可是中國的通儒者，不但一向不是通儒，而且不聽通儒所說的話來治理，所以梁張二先生所倡導的通儒的政治，好像鏡花和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很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的豺狼馴服下來，使他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駝到月宮和彩雲裏去遊玩，這是何等的美麗啊！但可惜豺狼還是要吃人。這個美麗的理想辦不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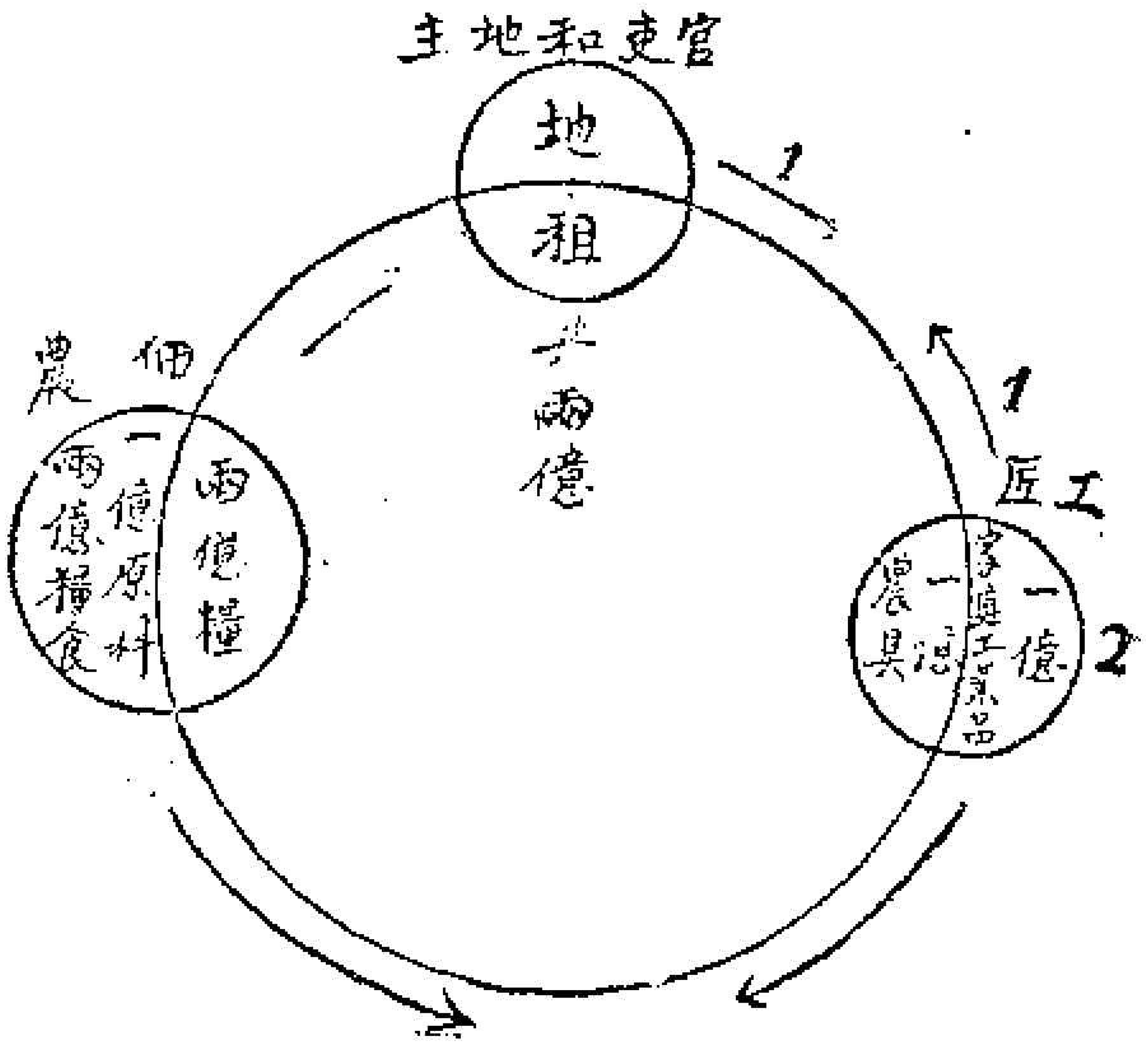
張梁兩先生不贊成西歐的民主制度，而主張根據中國的文化再造一種通儒的政治，其所根據的理由，單因大選在中國被利用。但大選爲什麼在中國被利用呢？單因他不適合中國文化的要求。但中國文化的要求是什麼呢？又中國的文化與外國的文化有什麼區別呢？梁先生說，中國「從不鬧有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的猶可；唯自己出頭競選，覥然不以爲恥，實有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張先生則謂中國「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爲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無爲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卽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概下仍保留乙概，不使甲概完全吞沒了乙概。在這一點上，我認爲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概，就中尤以儒家道家爲最。因此張先生「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我對於梁張兩先生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認識是贊成的。但我還想更進一步，專去說明中國這種無爲政治產生的經濟背境。

誰都知道，中國原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經濟社會。在這社會之中，最發達的就是農業了。從實物的經濟觀點上看，只有農業的生產纔有剩餘，小工人和小商人均沒有。農人在他的每年總生產量之中，除了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外，尙有餘物來贍養一個地主的階級和政府，其餘的階級則無此能力。在海禁未開之時，田賦實占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半。由此可見，中國的農人能够生產淨餘，確無問題。因此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都是特別的以農爲重。但工業確乎最不發達。試看在今日中國農村的冷僻的角落裏，所浮現的泥水匠、木匠、鐵匠和瓦匠等生產的能力之低劣，和他們的破衣和赤足，我們實在不禁要說，他們所生產的貨物，除了依照分工和交易的原則，與農人換取農產品來維持他們的最低生存費外，實在沒有替過什麼資本家生產淨餘生產物，來維持他們的閒暇與逸樂。小商人的地位亦然。由此可知，在生產手段的性質上，在中國停滯在農業階段的時候，土地實是中國全部社會的生活的依據。中國的整個文化都是建築在這個土地生產地租的關係上。所以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的思想都在以維持這個土地生產力於不墜。

我所謂的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便是重農學派的老祖宗所說的維持財富在農村社會的各個階層裏繼續流轉的意思。正如揆內大師所說，在一個農村社會裏，存有三個大階級：（一）生產淨餘的佃農的階級，（二）不能生產淨餘的小工商階級，（三）地主和統治者的階級。在這三個階級之中，只有佃農的階級和小工商的階級能生產，餘如地主和統治的階級完全是坐享現成的。假令在一年之內佃農在土地上投資價値三億石糧食的資本（一億石穀種，一億石糧食

和價值一億石的農具)生產出四億石糧食，和值一億石糧食的原料出來。他們獲得淨餘兩億。此兩億淨餘，地主認為是他的土地的使用而來，要求佃農給他們作地租。在他方面，小工商業者投資價值兩億石糧食的流動資本：一億原料，一億糧食。他們因為不能生產剩餘，所以在同年之內，只生產了價值兩億石糧食的製造品：一億家庭工業品，一億原料。當生產完結之際，財富在這三個階級之間，開始流通。佃農在其所生產的五億農作物中先留出兩億糧食來，作為次年度的再生產之需。以兩億送給地主作地租。地主於是以一億糧食留作自用。一億向小工商階級交換家庭工業品。其需要業已滿足，他們於是退出流通過程之外去了。小工商業者既得到了一億的糧食，他們可算是也收回了他們所投下的資本之一半了。他們急於以其一億農具換取原料，恰好農人手中有原料一億以之交換農具。二者的供求與需要既各一致，當然兩者要從事交易了。經此交易之後，農人原保留有兩億糧食，今又得一億農具，他可謂恢復了他們的投資的全部。小工商業者此時既換得一億糧食，又得了一億原料，完全恢復了他們從前的地位。二者於是均各可以從事再生產的活動了。第二年再把第一年的生產和流通的狀態重複一遍，第三年再把第二年的狀態重複一遍。在這財富流轉的不斷重複裏，中國便長成了一種適應於這個財富流轉需要的文化。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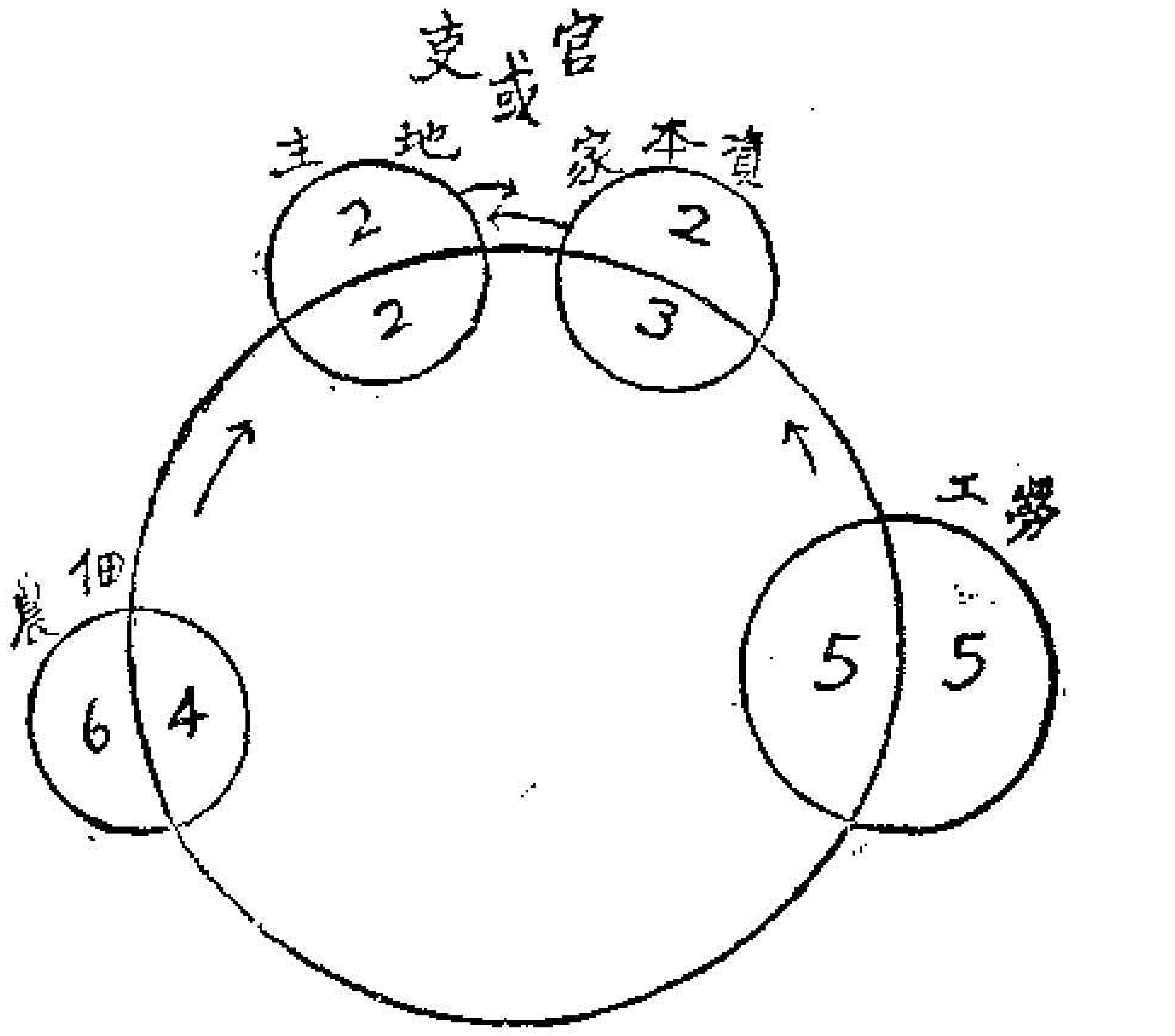
這種文化的本質，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就是張梁兩位先生所標榜的儒者的無為而治的王道政治了。一來呢，是因為佃農和小工商業階級，安於低級貧困的標準，且日夜辛忙不休，把所有時間都佔據了，簡直沒有機會來問政。再來呢，因為他們在生產和分配的過程上，亦無問政之必要。他們的正常的思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三來呢，地主和官吏們，因為把這簡單的農民生活，知道的非常透徹，逐漸認定它的必然性，除非外侮侵入，亦不欲多所變遷。因此這種無為而治的王道政治成為士農工商所擁護的一種理想了。在宗教上所表現的是聽天安命主義。一來呢，因為在自然科學未發達的時候，農產物之豐收與歉收完全視自然的氣候為轉移。莫怪中國的宗教要以天為法了。二來呢，是因為自然的變化，大半識不透，遂不免疑心此中有神明在支配，莫怪社會要相信命運了。三來呢，是因為聽天安命之說，最足以維持地主們的身份，因此等級的觀念便出來了。在哲學上所表現的是窮理盡性以至乎命。命即天命的意思。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哲學與宗教合而為一。在文藝方面所表示的是輕鬆、優閒、含蓄、自然。如詩經和陶淵明的詩篇並唐宋的山水畫，都是可舉的例證。一言以蔽之曰，中國整個的固有的文化只是中國的簡單農村生活的一種意境而已。

由此可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從維持中國的土地生產力一點上說，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回憶歐洲在中古時代，社會的最主要的生產的手段亦是土地，它亦不會需要民主不是？

近代的歐洲不然。因為在近代歐洲的社會內，生產力比較從前進步了。社會全體的生活不僅依賴土地，而且最主要的要靠資本。因此近代歐洲的文化不僅需要能維持土地的再生產與再分配的流轉的過程，而且要能維持資本的再生產的過程。為滿足這個新興的要求起見，民主的政治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便成為全體社會所擁護的制度了。

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進步，人類已可利用機器來生產了。近代的機器如同古代的土地一樣，人們如使用它來生產，其所生產的物品，不僅能維持直接參加者的生存，而且尚有淨餘來維持機器所有者的優裕豪華的生活。從人類全體的物質生活的享受上說，機器的發明無論對於任何的階級都是比較的有利益的。為圖資本的迅速的積累起見，除了使機器為資本家所有外，機器無法改良和進步。由是在近代的社會之中，除了舊有的階級之外，尚增添有兩個新興的階級，其一是生產剩餘的工業勞動者階級，又其一是坐食剩餘的資本家階級。由是在今日的生產機構內，財富在各階級之間流轉的過程較為複雜。假令在這一個社會內，農業的生產因為人口增加之故，產量亦增加一倍，即農人以價值六億石糧食的投資，內中包含三億石價值的農具，生產八億石的糧食、兩億石的原料。工人以五億石價值的投資，內中包含兩億石價值(均以糧食計算)的機器，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石價值的原料，生產出十億石價值的製造品，內中包含五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三億農具，二億工業機器。當生產完畢之際，農人以四億糧食，工人以五億家庭工業品繳納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他們

第二圖



的地租和利潤。資本家需要兩億石糧食，地主需要兩億石價値的家庭工業品，二者既各相需而相給，各別皆有滿足。工人在其所餘五億石價値的工具財中，留出兩億石價値的工具財出來，作為自己的生產之需。以三億石價値的農具向農人換進一億石價値的糧食，兩億原料。經此交換之後農人和工人的資本均已收回，他們於是又可進行再生產了。但我們應強調的，即在資本主義急劇進步的時代，他不但要維持資本而且要累積資本呢？

當資本家階級出來之後，他們的富力雖然強大，但政治的權力無有。可是他們如沒有政治的權力在手內，他們的營業便要感受許多的不便。例如他們要把貨物賣到極遠的地方去，並要從極遠的地方買進廉價的原料與糧食回來，地主因為糧食與原料的價格的低落，當然便要出而主張保護農業了。這便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衝突的第一點。又資本家又到農村去吸收農工，直接提高了農工的工資，地主當然亦要出而反對了。又加資本家為了賺錢起見，不惜在貨物裏面滲假，不惜無情的僱用婦女和兒童，並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任便開除工人，這均不合於農村社會的傳襲，地主利用他們政治的權力，亦不免出而干涉。為打破這些障礙起見，他們均非爭取政權不可。他們爭取的目的乃在維持資本的流通與增殖。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資本的維持與增殖恰好對於社會全體均是比較的有利的。於是資本家爭取政權的活動便得到了大多數的擁護。他們的口號是「讓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作我自己的買賣！」於是近代的民主政治便出現了。由此可見近代的民主政治在當初發生的時候，確是為了促進資本自由的權利。

為什麼民主政治在中國屢試而屢敗呢？就是因為中國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無論任何的階級都不感在維持土地生產力一點上，有捨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今天，始終沒有造成一個可與地主階級對抗的資本家階級。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不為舊社會所擁護。

然則中國就不需民主了嗎？我以為這個問題的答覆須要看中國的將來的工業是否去走資本主義的老道。假如是的，中國自然需要民主了。假如不是，中國亦不是就完全不需要民主，但只不需要由資本家階級所領導的民主就是了。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的進步，和人與人間的關係的進步，今後國民生活最主要的依據，我以為既非土地，亦非資本，而是有計劃的集體的勞動。現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的社會不復再需要儒家道家的無為的政治。資本萬能的時代亦已經過去了，所以我們亦不需要保護資本家的營業自由的民主的憲法。但有計劃的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我以為尚未過去，而且正在發展。例如蘇聯的計劃經濟的成功和英國今日國營企業的成功，似乎均在對我們暗示，中國今後還有一個勞動萬能的時代。為迎接這個新的時代計，我以為今後中國的建設須要由中國有計劃的集體勞動來領導，同時中國的民主的政治亦需要這個偉大的有計劃的集體勞動來領導。正如蘇聯的計劃經濟是由共黨產來領導和今日英國的建設是由英國的工黨來領導是一樣的。

保護農業自由權利的儒家的政治哲學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資本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保護營業自由權利的民主政治在資本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世上還有什麼偉大的生產的能力比得上計劃的集體勞動麼？中國的民主政治，經過這些年的失敗之後，我們似乎應該有一個徹底的覺悟，即除了有計劃的集體勞動外，民主政治在中國無論由任何哲學家來領導，都好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永遠是站不住的。

民卅六、十一、四、於北京大學

（上接二頁）權威刊物，彼此互相交換閱讀；我自己訂閱的這份，每期的讀者總在十人左右，只要「觀察」一到，朋友們紛紛來預借，借出去總要一禮拜以後才能收回，然後我又把它寄到家鄉給一些做中學教員的親友們閱讀。（他們簡直沒有力量來訂閱任何刊物！）。為了使西南大後方讀者能很便利的閱讀「觀察」，我誠懇向先生建議，儘早在人力、物力及環境許可下發行「西南航空版」。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從北平到南京再轉回重慶，一年半以來，經常訂閱「觀察」，為了使我們祖國的人士能夠有多一部分人來接受「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教育。我希望「觀察」能夠更普遍的銷行在祖國的每一角落。大公報因為有津滬渝三版，它的言論得以傳達到中國的各地。貴刊已有華北航空版，是否可考慮增出「西南航空版」呢？不然，在西南、西北廣大的區域裏，「觀察」將失去很多忠實的讀者。這不僅是「觀察」的損失，這是中國的損失，（因為它的未來希望都寄託在這些自由主義份子的努力上），我愛護「觀察」，這個意見，先生以為然否？

（下接十五頁）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答張費二先生

梁漱溟

要討論一個問題，就要澈底討論才過癮；只說一些零碎感想，實在沒意思。假使非爲情勢所逼，我是不願寫零篇文字底。上次「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只爲乘時機給國人一個問題之提醒而已，談不到中國政治問題之討論上。現在此文自然更談不到。只因爲張東蓀先生寫了「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一文（見本刊三卷七期），文末好像還在徵問我的意見。又費孝通先生的「基層行政的僵化」一文（見大公報），既爲張先生所引用；費先生更有「再論雙軌政治」一文（見大公報），答覆張先生和幾位其他朋友。文末且明白提出幾問題來問我。凡此，我若全然置之不答，似乎不好。於是極不得已，又逼到寫此。

第一、我聲明：我上次那篇文只說「個人自已出頭競選」，——或擴大了說「選舉競爭」——不宜行於中國。我並沒有說選舉制度之根本不能行。我既然沒有說中國不能行選舉；當然更沒有說到中國不能行代議制。然而張先生文內，卻竟然誤會我是認定中國永遠不能有眞正選舉底了。費先生文內，卻竟然誤會我認爲中國不能行代議制了。這眞未免聯想太多，推想太過。據說有一位頗肯用心底先生，看了我那篇文，表示看不懂。又聞張先生文內，提到「鐵路飛機輸入中國所給我們的災害，引起了吳景超先生寫一篇「鐵路飛機不可反對」的文章。眞令我懷疑：究竟寫一篇文所給人的影響，是增加了明白，還是增加了不明白？

在我自己方面對中國政治問題，是早有答案底。並非只有消極底批評，而是有正面主張，且是有一具體方案。這方案在戰前時候，已具輪廓；抗戰中更加成熟。在戰前已多少有所發表；戰中戰後，亦不時向人談，亦曾著之文字（時在香港及桂東）。其奈時人不留意何！現在正謀爲正式全盤之發表，而先從理論入手。那其間，自不可能沒有選舉制，沒有代議制；不過從精神到面目，都將與西歐和蘇聯不同罷了。

第二、張先生說我只看見中國傳統政治中他所謂「乙概」之優點，而忽略了「甲概」；且論定甲概幾乎完全是壞底。這我不能同意。張先生以其「甲概」「乙概」代替費先生所說「雙軌」，殊覺有所不足，此在費先生「再論雙軌政治」文內已經聲敍明白。費先生於傳統政治有明文之一軌（自上而下者）外，復見出其無明文之一軌（自下而上者），而申明其爲雙軌，是很對底。還有其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之說，都是很對底。納甲概乙概於雙軌之中，則可；離開雙軌平行之義，而說兩概則不可。上下既相通相聯，則似難以劃出一概好，一概壞。我們應當知道，中國傳統政治（指秦漢以後）早已落到只能如此地步，無法再好，亦無法再壞。它有時已上達於其所可能有之好，有時亦會下降於其所可能有之壞。無論其好其壞，總皆與今日情勢完全不合。我初無取其一概之意。

張先生費先生以其於現代學術之造詣，又對於固有文化肯用心，一切都很通達，在國內實在不多其人。但張先生缺乏費先生那樣在鄉村住過一時期的生活，對於鄉村知道底不親切，遂多想像。又見我多年致力鄉村工作，便謂我喜歡那乙概優點了。

第三、張先生的意見，中國今天選舉所以不能辦，就爲特殊勢力之利用它；若撤除了特殊勢力，而還說選舉不能辦，則無據。我聲明：至少是我原意並非如此；再則我亦不能贊同此意。因此文只在作答覆，作聲明而止，所以現在不討論下去。

第四、費先生以爲我不贊成代議制，於是發生不用代議制，用什麼之問題。我現在不能正面答覆用或不用代議制，以及用什麼代替它。——此殊非本文所能及。我只作下列兩點聲明：

一、從我上次那篇文內，强調要有方針有計劃來建國，且要把一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融冶爲一，來看，則其勢必着重加强自上而下那一軌道，可無疑。於此，舊日政治上之第一道防線——無爲主義——固必撤除；即第二道防線——中央權力懸空起來，僅到縣衙門爲止——亦必須撤除。如某君所强調保甲制度之需要，是有理底。國人亦許還記得二十多年前，山西村政是全國聞名底。那就爲閻錫山在山西當眞發狠，衝破兩道防線，連續工作

十年而來。他發誓要作三件建設之事，三件改革之事（第一防綫破），而却發見它作不動。何以作不動呢？因為他的政令至縣政府而止，不像他以總司令所下軍令一樣，由軍長而師長，而旅長，而團長，而營長，而排長，而伍長，以直達士兵。於是恍然大悟，非把縣政府到各人家門內那一截補起來不可。要由縣長而區長，而村長，而閭長，而鄰長，而家長，以直達各個人；（第二防綫破）而後一件事，要辦就辦。中國近三十年來，在縣政府以下之正式行政機構之創設，實以山西為其嚆矢。今後不必定是保甲制，亦不必定是村閭制；但自上而貫澈到下之一條軌道不可少，則是一定底。

二、單是如上所說一條軌道，則必然「把基層社會逼入了政治死角」（費先生的話）；那是萬要不得底。山西村政所以終歸死亡，即在此。我們所以有見於第一軌道之不可少，而却從第二軌道入手，為由下而上之建築（鄉村建設），亦即在此。像費先生第二篇文中四次三番所致意者：

> 但我的結論，却不是加强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地，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强啓發和領導作用。
>
> 在我看來，只有把人才滲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關的地方自治事務中去。
>
> 所以我說，如果眞心要改革社會，只有從民間的自治機構入手。

我們必須加强變軌中自上而下那一道。

二十年來鄉村建設運動所號召於世者，難道不就是這個嗎？「七七」事發後，「八一三」戰事前，我有「我們怎樣應付當前大戰」一文（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十二兩天上海大公報），為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而設計一個全國統系的動員機構。內容共列舉十四要點，就明白指出要一面自上而下，一面自下而上，有循環作用。自上而下的一面，愈下愈工具化。——即在下之基層民衆是被動員的抗戰工具。但單是這樣把人當工具來用，是不行底。同時要把全國人當成國家主體，而主體化之。即從下而上，節節有其自覺自願者在內，以基層民衆為民意之來源地。而為了建立這機構，完成這工作，第一步必須動員全國知識份子，有計劃地分布到各級機構，尤着重於基層最小單位。這一設計，即本於平素鄉村工作之經驗而來。十月尾，曾應蔣公面囑寫成草案。第以上海撤退，接着南京撤退而不能談。廿七年入川而後，且曾一度計劃為改善徵兵而行之於四川。卅年到香港，辦光明報，亦會有所發表（見「我努力底是什麼」文中）。那時國民參政會、各省縣臨時參議會，次第成立，祇是敷衍門面，不切實用。故我設計改造它，要它與動員機構相扣合。這意見，卅二年在桂林，卅三年在桂東之八步，屢向朋友提出，亦曾發表於刊物。惜外間多不知道。今為使費先生及讀者明瞭我的思想，特摘錄當時文章一段，附本文後。不過我還得聲明：這為我對抗戰期中之中國政治而設計之一部分，非全部。從它可以窺見我所抱意見之一斑，或一點影子。至如何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之全部主張，自不在此。

第五、費先生又問我，以往中國沒有學像英美代議制，是「不為」呢，還是「不能」？我且借用舊作來作答：

> （上略）雖然百分之八十的蚩蚩之氓，大部厭嫉民國而想望眞龍天子，但却沒力量在社會上形成一較强傾向。反而由少數有力份子——較有頭腦有知識底人和較有勇氣較愛活動底人——對皇帝制度之否認，斷絕了帝制再興的命運。十幾年來擾攘不定，就是指示舊轍之已經脫失，新軌的未立。（下略）
>
> 新軌（西洋式憲政）之不得安立，實與舊轍之不能返歸，同其困難，而世人不知也。舊轍之所以不能返歸，其難在少數有力份子意識上明白地積極地否認它。新軌之所以不得安立，其難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無力份子——不明露在意識上之一種消極地不接受。多數無力份子，從其數千年迷信和習慣，對於新制度無了解，不接受，這是容易知道底。而其不接受，實有更在迷信與習慣之外者，則人多不留意。少數有力份子固明明為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識後背隱暗處同時復為其拒却者，人尤不留意。故十數年政局之紛擾，政象之污濁，未嘗不指示我們新軌轍之不被接受，而昧昧焉寄其期望者，至今猶盈天下也。

這是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時所寫，第不知是否回答了費先生之所問。此外，還有「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分就物質條件之不足，精神條件之不合，來指明其不成功之故，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書中可參看。

附摘舊文數小段——

> 第二個原則：從戰時之國民動員，引致國民參預政治，即因動員機構以建民意機關，以為民權政治之始基。
>
> （三）從新整理建立全國各地方團體職業團體，將現在漫無統紀之民衆，悉數納於組織。即因之以構成大小動員單位，為動員之前提。發動全國知識份子，有計劃地分布在各單位中，從事上述調查統計宣傳教育等工作，為動員之入手。各單位知識份子，領導民衆商討策劃，如何完成其上

級所賦予本單位之任務，爲動員之實行。

（四）成立各級動員會議，儘量給基層被動員的老百姓及各級從事動員工作人員，陳述困難，發抒意見之機會；以增進上級政府對事實之了解，並助其發見許多更好辦法，來完成總動員。此即謂國家的動員計劃和法令，將不由政府片面制定，而由人民協贊訂定之。人民於此，將實行他們自己所情願或所承認的事情。

中國的老百姓，在平時總覺得沒有國家沒有政治，他亦能生活。他自己既不熱心政治，尤盼望政府少作事，少管事。但今天來，誰亦不得不有國家觀念。國家亦迫得非動員民衆不可。如徵兵、徵工、徵糧，一切逼到老百姓頭上來。事情原是很痛苦，然而誰亦不得不承認其必要。此時政治再亦不能消極，而老百姓以痛癢利害切身，亦再不能不聞不問。引致國民參預政治，這眞是最難得底好機會。（中略）鄉村間的動員會議，恰是一種教育。於此解釋法令，灌輸常識，練習民權，爲民主政治養成其種種習慣能力。知識份子善爲領導，收效必宏。

縣市級動員會議，在某種範圍內，應許其有權決定他們自己如何動員問題，而指示其下級行之。對上級，他們還可以作某種請求和建議。此時出席者，即代表各鄉鎭而來，在會中必然傾心研究討論而不肯放鬆。既經參預決議而後回去負責執行，必能認眞而且得當。因在戰時，十之八九都是動員的事情，即全部一總納入動員範圍，亦無不可。所以縣市動員會議而外，不必再有縣市參議會，如今日者。——此即寓民意機關於動員機構之中。

從省級到中央，則實行因動員機構以建民意機關之原則。省參議會議員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十分之八應從各大動員單位（地方團體職業團體）推選而來。像參政會，其主要任務應當就是議決政府提出的全國動員計劃和相關法案，而擁護之。

我在國民參政會幾年，深知其最大缺欠尚不在沒有權力作事，而在它本身對於廣大社會是一個飄浮無根的東西。參政員名爲這是某省區選出底，那是某團體選出底；而其實那些全是空無其物。參政員只有他個人的意識，或遇着某問題有點黨派意識。至於上而國事，下而民瘼，縱然他關心，却總不過一些推想與傳聞。談到徵兵和徵糧，統制和專賣，一切當前重要問題，於其政策和辦法既不清楚熟悉，於其積弊所在和民間所受痛苦亦同樣隔膜。臨到開會出席，尋題目寫提案，覓材料作文章，既不足以代老百姓說話，更提供不出高明有價值的建議給國家。這固然是他們缺乏外國那樣眞正政黨之故。然而沒有眞地方團體眞職業團體，整個社會形勢散漫，却是根本底。照我們的設計，情勢就大不同了。第一，參政員不再是代表他個人，而是地方的或職業的某些大動員單位的代表。他是受委託而來中央，亦有其團體爲後盾。第二，他早帶來好多問題，亟待大會爲之解決。其中有鄭重提出之民間要求，有幾經各級會議研討而得的寶貴意見，不再是無聊文章或風聞言事。第三，在大會上彼此討論，或與政府人員辯論某一問題，他自然不外行；政府人員欺他不得。會場上，亦沒有誰發空議論，荒時誤事。第四，他不像現在參政員開罷會，便算完事。他還須回到本團體，報告他此行結果。假如他不能盡職，下次自然另推人。大會通過之案，倘不見實行；他下次出席必然追問。總之，處處扣緊，事事認眞；這才是政治，不是兒戲，不是點綴品。

以上摘自「論當前憲政問題」一文，見民憲月刊東南版第一期。

卅六年十一月八日脫稿

新大陸的餘音（美國通信）

楊慶堃

——紀錫瀾湖之遊

一　遺留的角落

今夏九月，素稱終年天氣如秋的美國西北部，也有點熱起來，於是乘着學校的假期，到山區一遊。挑選的地方，是華盛頓州東北角連接加拿大國境的雪瀾湖 Lake Chelan。我到美國十年來，對於開發新大陸的開荒者的氣質和生活，一向感到興趣，因爲這是美國工業與民治的根基。然而美國大部分已成了鋼鐵和煙囱的世界，遺留着新大陸氣象的眞荒野，只剩有遠處美國國境邊沿的幾個小角落。所以，我一向只能看着美國工業文明現况的都會與農村，而沒有看到美國工業文明前身的開荒世界。但是雪瀾湖區域，是一個未曾充分開發起來的地方，至現在，

荒野還只住着幾個老軍的隱士和壯年的開荒者。在美國還帶着新大陸氣態的幾個荒蕪角落，這是其中的一個。這就是此次遊雪瀾湖的動機。

雪瀾湖是狹長形，由南而北，長約二百六十哩（約八百華里），湖寬不過三五哩，但倘將屬於湖區的山地算在內，也有十多二十哩寬。在地面上看，這湖像條藍色的長蛇。從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圖城出發，開五個鐘頭的汽車，到湖之南端的雪瀾湖鎮後，就要把汽車寄放旅館，因爲從此北入湖區，就完全沒有道路，湖區和外界的交通，祇賴來往極疏的小汽船和貨船。這隔膜的情形，使這二百六十哩長和一二十哩寬的山區水域，成了退避塵囂超然自處的小世界。

二 湖上的隱士

我們到雪瀾鎮的次早，剛好趕上船期，於是棄車登船。汽船快捷地沿湖北駛，一會子，湖南的村鎮人煙，就隱沒到天際去，四面所見的，只是一泓蔚藍的湖水，水的週圍，萬山環抱。重疊的峯巒上，密覆着蔥鬱的森林。湖岸的山野森林中，每隔十來哩，就見有一處人工闢出的小空地；空地上綴着草坪，花卉，菓樹，和一所木房子。船總過這些空地，往往略停幾分鐘，將郵包，報紙，信件等物，遞給早就佇候岸旁的老翁或老太太。他們是湖上的隱士，這些郵包和信件就是他們和塵世的唯一媒介。

這些隱士多半是告退的商人或專門職業界。他們在不斷地緊張和傾軋的工業社會裏，勞苦了一生，獲得小康的積蓄，於是退出鬥爭的行伍，到這湖濱買塊山地，蓋所房子，過些清閑的歲月，終日只見湖山林鳥，最近的鄰居，要越過幾個高山或渡十多哩的湖水，才能遇得到。這些隱居的人家，間中也有一兩處在夏季兼營招待遊客事業，和中國深山寺廟招待遊客的性質差不多。但這到底是例外。這些人的隱居，雖不如我國許多騷人墨客的逃世或厭世，但他們主要的還是爲着『消遣世慮』而來，所以就多不喜歡素不相識的外人，把麻煩的世事，帶到他們的清幽境界中。

美國的工業社會裏，小商人和專門職業界這一流中產階級人物，在壯年的時候，抱着進取的雄心，奮鬥得很辛苦，其中除了小部分藉着幸運或天才而躍登顯達之外，其餘的，到了老年，已婚的兒女各散東西，既沒有兒孫繞膝的溫暖暮景，又沒有很多財富去在繁華都會裏渡其豐滿的晚年。孤身或帶着老妻，退隱園林，於是成了多數美國中產階級的夢想，以簡單，清靜，和孤寂的休息，去做他們塵世一生的結論。在美國城市中，試和四五十歲的中產階級一談，就常聽到他們許多關於老年退隱的準備和計劃。雪瀾湖的山巔水崖，正是美國個人主義工業社會放議暮年分子的理想背景。

三 『離去人間』

從此越往北走，沿湖人煙越稀，最後到了湖的北端盡頭處，那裏更是崇山峭壁，拔水而立。船在峭壁下的小碼頭靠岸。搭客登陸後，爬登傾斜的曲徑，就到了横據山坡的斯提希根 Stehekin 鎮。這小鎮是湖上遊客的駐足地，也是週圍百多方哩山野居民的生活和交易中心。這市鎮規模小得很，只有一間郵政局，一間雜貨店，三戶人家，和專爲夏天遊客開設的飯館旅店各一所。一到冬令，遊人絕跡，這一所鎮就只剩下郵局，雜貨店和三戶人家了。鎮外是幾條車輪走壓而成的泥路，伸入四面的森林山野。說美國早期歷史和看美國歷史圖畫時，常常見到這樣子的開荒區域的小鎮店。

我此次既爲了觀察美國的開荒生活而來，所以登陸不久，就決定不和十多名遊客一起住在鎮上的旅店，而獨自帶了太太和小孩，跟着幾位本地的居民，到離鎮六七哩的山區中。那邊有一所空房子可以租來暫住，因爲這房子的主人要出探訪十幾哩外的鄰居，一時不會回來。

這所房子是一間新建的粗樸木屋，背山面水，四圍盡是參天古樹，房子就是主人親自伐取這些木材而建造的。房前兩三丈丁方的空地，有塊小菜園和幾隻雞。此外的唯一空地祇有湖邊乾涸的淺灘。房子附近沒有人煙，最近的鄰居要經一個多鐘頭的森林小徑，才走得到。

主人把我們安頓好之後，就獨自沒入森林。他去後，一切寂然，週圍只有默默的青山與林木。入夜，油燈下，窗外除了山風和樹聲，還聽見獸蹄踐踏地上枝葉，叟叟作響。第二天早上起來，門外和湖邊都有歷歷可數的熊跡和鹿跡。後來我們知道這是夜裏野獸出尋人們拋棄的殘餘食物，和到湖邊飲水。這獸蹄鳥跡之道的環境，若久居其中，眞難免有『離去人間』之感——至少是離去擾攘掙扎的工業社會的人間。這裏，人和人的接觸減少到最低限度，人的最密切的鄰，是草木鳥獸，人的奮鬥和要克服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四圍環抱的自然界。

四 一個開荒者的創業

我們在湖邊的林子裏，和附近絕無人工刻鑿痕跡的山泉和虹爆 Rainbow Falls 盤桓了兩天，就去探訪相隔八哩的一個鄰家莫爾斯氏。那兒是一家三口，丈夫，太太和四歲的小孩。丈夫是四十上下的壯年人，以伐木和打獵爲生，砍下的木材，拖到湖邊，從水道轉運出去；打來的野獸，食肉之外，還可以賣皮。這樣的林獵經濟，在美國歷史上開荒期的第一個階段，是個慣例。

莫氏原是西雅圖城裏的一個電器匠，祇受過中等教育，他的碩健的身體流露着十分堅強自信的品格，和飽滿的魄力。三年前他才辭了城裏電器廠的工作，搬到此地來經營林獵。我問他爲什麼要放棄城裏舒服和現成的生活，把太太和幼兒帶到這裏來，受這荒荒野苦役的磨難，他只說這裏的生活較自由，自己做自己主人翁，用不着因受別人幾分工錢，而一舉一動都由人支配，此外，他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來。他之到這裏來開荒，本來是充滿意義的舉動，但他不是個哲學家，他是個少想多做的人。

他們的房子是簇新的木屋，房子週圍和我們租住的房子一樣，是新砍劈出來的幾丈小空地，上面種些菜，養些雞。據莫氏三十多歲的太太說，前年全家從城裏初搬到此地的時候，生活眞艱苦。丈夫拿了多年的積蓄，買齊家中笨重器物，檢起細軟，到此間買了這塊一千二百多英畝，半山半湖的荒地，但地上祇有天然的草木，而沒有一樣不經過人工努力就能享用的資源。頭幾個月，他們夫婦和才滿一歲的嬰兒，都住在小布幕裏，夜間常常睡在潮濕不堪的地上，日間則把啼哭不休的嬰兒放在一旁，夫婦二人拚命的伐木除草，闢出一塊小空地，再把砍下來的樹幹，鋸削成材，親自架起一座山棚，釘上地板，一家三口從布幕搬了進去。這所臨時的住宅，像一隻大木箱，裏面祇有一個房間，但已比布幕能蔽風雨，避潮濕。莫氏一面蓋房子，一面伐木打獵，開始生計，幾個天朗氣清的夏秋月份，就在這沉重的勞役中渡過了。

不久，濃雲重霧壓着四面的峯巒和山谷，宣佈荒野嚴冬的到來。山中風雪吹飄得很早，到了十二月，雪下得更利害。一次，大雪不停的飄了兩個禮拜，地上積雪七十時，把他們的小房子埋沒了，要從雪中掘個大洞才能開門。他們和外界的交通是完全斷絕了。事前儲下來的糧食，一天天的短少，新的接濟運不進來。進生火的柴木，也因爲大地的冰凍而難以砍取。大人，尤其小孩，要是染了病，就只有死，因爲縱能推開六尺的厚雪走出去，附近百哩哩內，也沒有醫房或醫生。

莫太太真害怕起來了，她到底是個城裏舒服慣的女人。大雪兩星期後，第一輛貨車推開厚雪，經過她家時，她就撿起幾件衣服抱了孩子，隨貨車到斯提希鎮，住了整個冬季。隆冬的鎮上雖然沒有多少店戶，但總有幾個鄰家，有急事時可以互助。但她的丈夫沒有走開，在陰沉的冬季裏，獨在雪上打獵，和裝修小房子的內部。到去年三月，冰溶雪解，隆冬的威脅是過去了，莫太太帶着孩子從鎮上回來團聚。從此，每逢週末，附近七八個鄰居都遠道過來幫忙，利用山中木材，在他們的小房子旁邊，加蓋上四個房間。入夏以後，五個房間的一座房子，蓋起來了，內部牆壁門窗雖仍待裝修，但是一座寬敞舒服的住宅，總可說是靠着自身的血汗而規模粗具了。

五　新社區的誕生

至去年的秋季，莫氏常常要到十多哩外，幫助新來的哩鄰人拔樹根，蓋房子，和春夏間鄰人來幫他忙一樣。前年莫氏初到此地時，週圍百方哩內，連自己祇有三戶人家，但到去年的秋季，已增至十二家，煙戶漸密，隨着就是一個嶄新的小社區，在荒野上出現。

鄰近的人多了，從前許多需要做而又做不到的事，現在可以一試了。山中的木材野獸拿到手以後，運出去的利便，以及對外界消息的勾通，是大家最感迫切的問題。現在既有了十二戶人家，把力量合起來，築路架橋都可以做了。山谷和溺濱的平地上，車輛行駛而成的泥轍，暫時可供十多家人行走祇車輛來往的需要，但路線經過山坡碉石岩之處，那就要用人工來築造，經過溪澗深谷的地方，更要架搭橋樑。

於是莫氏在去年夏秋兩季，每星期總花上一兩天的工夫，和地方上的壯年人一起，築路架橋。這些工作都是大衆義務參加，不拿薪金，築路的石子和架橋的木材，又是漫山遍野，用不着花錢去買。人力的奮鬥加上天然的恩賜，就產生公路與橋樑，其間並用不着官和管，也沒有聽過什麼建設運動的口號，更沒有攤派過什麼築路公債。這十多戶人家盡是三四十歲的壯年人，拿着魄力與雄心到這荒野來，不濺血汗苦役，創立自己的天地，並且他們都了解公衆急需的架橋築路工作，是衆擎易舉，獨身難成，其間又不怕有貪官汚吏壓迫敲詐，所以各人都拿出治私事的熱心，去治公事。

各人參加這些工作，不獨要流汗，有時而且要冒性命的危險。去年秋季，莫氏和地方上的壯丁一起建築一條新橋，橫跨四百多尺的深淵，就是一件極危險的事工。有一位鄰人的兒子參預橋工的時候，失足跌下四百尺的懸崖而死。據莫太太說，他的丈夫參加築橋的兩個月內，他一早出去，她就心慌，不知他這匆匆一去，會不會回來。若有了什麼意外，她帶幼兒，孤處荒野，怎辦？她一個人在家裏，有時怕到哭起來。所以頭兩年的開荒生活給予她的，是勞苦、孤寂、危險、害怕、危險與害怕中的奮鬥，以及物質生活上的粗陋和不便。這裏，都市的繁華粉飾，和她是暫時絕緣了。她所穿的只是素潔的布衣，三年前她從城裏帶來的幾件首飾和綵綢，一直就沒有穿帶過——在這山野的生活裏，穿帶給誰看呢？但這三年來，莫氏的田園房舍，林獵事業，以及地方上的進步，也就在這樣素苦幹的生活中，建立起來。

六　沒有豪紳和盜賊的社會

今年九月，我來訪的時候，這區域雖然還是一片森林山野，然而山坡谷底，每隔幾哩，就闢出一塊小空地，空地上的新房子，空地前的新道路與橋樑，已顯出蓬蓬勃勃的開荒氣象，人與人的接觸，也跟着這蓬勃氣象而增加，人對自然環境的奮鬥，常常要透過一層人與人的關係而進行。這羣抱着獨立自由的夢而來的開荒者，似乎日益要受這新社會關係的限制了。

但實際上，獨立自由的空氣，還是這新社區持以自別於美國普通城市鄉鎮的大特色。這羣壯年的開荒者，到這本來沒有人煙的山野，用血汗去採取資源，闢出自己的田園家宅，建立自己的謀生事業，把這鳥獸草木的世界變成人的世界。這一切，並不是誰給他們的恩賜，而是他們自身勞力的產物，這一點，他們看得很清楚。誰要來奪取他們的產物，抽剝他們的入息，或侵佔他們的權利，立刻就看得出來，並且立刻就引起強烈的反抗，因爲各人都是能打擔用武的壯漢，把自身利害委諸命運的弱者，不會跑到這山野來開荒。美國早期歷史中，鼓動革命獨立，以及參加反英的革命戰爭中，開荒區域的居民是主要角色。其中的背景，從雪澗湖的新社區還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新社區中，既然沒有誰是老板，誰是僱傭，誰是地主，誰是佃戶；這裏，人人都是創業者，所以誰也不去乞憐人，或仰息他人。他們到這裏來開荒，都帶着很大的自信力。他們深信自己能獨立地對付這荒野，深信這粗獷的生活環境，不久總會變成舒適豐滿的家園，於是他們不承認誰的地位比自己高，因而有權力去支配他們的意志與行動。他們週圍的鄰里中，每人都抱着這樣的感覺。並且，富人多半是貪戀着都會的繁華，享受現成的機會。到這荒野來的，大都是僅夠積蓄去買一塊山地和不避苦役的窮漢，他們之間的財富，不見得誰會比誰多得多，各人彼此之間的地位，因而更覺平等。這裏既是個新闢的區域，所以沒有世代稱霸，根深蒂固的舊勢力。他們又是各帶小家庭，從不同的地方而來，其間沒有血緣的集團。所以此地並無魚肉鄉里的強族豪家，也沒有祇會勞心役人的紳士階級。開荒社會是早期美國民主政治的搖籃，這似乎是很自然的結果。

這幾乎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開荒社會裏，不獨沒有從事合法的刼掠的豪紳，並且沒有非法偷摸的盜賊。『自食其力』差不多是地方上每人的金科玉律。我們留住山區期內，每次出外都沒有關過門。房東的許多器具和物品，是長期放在毫無遮攔的空地和小棚，而從來絕沒有失竊過。據莫太太說，她到這裏三年來，就沒有聽見過刼掠或失竊的事件，因爲鄰近各人都有自己的林獵生計，而且鄰里人數很少，地方上一有壞人，就會發現出來，大家馬上對付他。

堅強獨立，絕不妥協地保衞自身利益，把羣已權界分得很清楚，這樣的開荒者，似乎祇知利已，不會合羣。但事實上，他們合羣的能力很高，試看地方鄰里之合力蓋房子，架橋築路等，都是各人熱心自動來參加，用不着別人催勸，更沒有政府來徵工派役。有一天，我們去遊虹瀑，在歸途中見有一個伐木的人，從幾十尺的山崖失足跌下來，受了重傷，呻吟地上。不一會兒，汽車和新公路把消息傳遍了整個山區，附近十多家人都趕到來，一同救助，整個地方社會，男的女的，差不多全體集合路旁，忙碌起來。在荒僻的山野中，很少看見這許多人在一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在這開荒環境中，是切實的需要，而不是徒供悅耳的文章。

在這純樸的社會裏，自然沒有什麼文飾和排場，男子羣不講華蓋衣冠，女兒們沒有脂粉氣味。地方上交易中心的斯提希根鎮，沒有電影院，更沒有跳舞場，有的祇是和生活關係最密切的雜貨店和郵政局。在這羣開荒者的眼裏，文飾和繁華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們去努力——開闢沒有人煙的曠野，創立自己的事業。他們的生活雖然沒有文飾，但也沒有伴文飾與奢華而來的虛僞，欺詐，壓迫和剝削。他們工作的辛苦，他們自立的性格，和他們沒有僱傭僕役的社會，使他們留意節省（下接十九頁）

觀察通信版

南京初冬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初冬的南京，正點綴着種種昇平的氣象：先是菊花展覽會，考試院前的廣場上，堆積着戴院長二十年心血栽培的萬紫千紅。接着是玄武湖上的翠洲，美軍蓋起了一座最新式的米球形銀色音樂台，為二十多個單位送集的菊展伴奏。至於陵園的菊展當然更不能比上次遜色，在那裏古典型的音樂台是現成的。和菊展同樣吸引人的是新麗歌舞團，其風光殆不下於西京賦中奇戲角抵。再次就是大選了，登不完的新聞，載不盡的名單。凡此種種昇平氣象，用最動人的標題來佔據了南京報上最大的篇幅，把戰爭的消息，擠得無聲無臭。有時打開報來，完全是承平風光。至於在這一塊殘缺的秋海棠葉上，平均每天在炮火下死了多少人，更令人無從想象。甚至就在京畿區裏，平均隔兩天軍車撞死一個人，隔三天停一次電，（據說是用「電力不足」來向政府要索某項器材物資）更不會在報上看到一個字了。

在這昇平氣象之中，東北戰場上的六次攻勢已成尾聲，只有正太滄石平漢三路交點石家莊的淪陷，似乎給人們一點兒刺激。在官方的報告中，石門之役是因為已經達成了消耗敵人的兵力才撤退的。河北這一區域，自抗戰初期萬福麟部隊崩潰以後，呂振操一營不願降敵，轉輾游擊，擴充至十餘萬人，成為後來八路根深蒂固的老巢。國軍也深知這一着，原駐有重兵。為應付東北的六次攻勢，調去侯鏡如安春生兩個軍的兵力，給聶榮臻部在徐水一帶活躍的機會。守石門的國軍原有羅歷戎的一個軍。羅軍長為了要消滅徐漕區的共軍，親率兩個師沿平漢路北上，一直衝到望都。共軍退出了徐漕區，繞過保定，散布在望都附近，和羅軍打了一個硬仗。國軍戰鬥的壯烈，殆可與魯西孟良崮之役媲美。但是留在石門的，除了地方團隊之外，只有一個師。共軍的戰術，素來是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只要有機可乘，決不會抱頭鼠竄。在衆寡懸殊的形勢之下，國軍只好用大量的空軍。先用空運增援，運到了三個團以後，飛機場便不能運用了。石門是沒有城垣的，只憑濠溝工事來作戰。主要的是兩道，即所謂外濠和內濠。在軍民合作努力之下，很快就完成了內濠的飛機場，但似乎也來不及利用，於是空軍只好完全担負戰鬥任務。據公布，前後空軍在這次戰役中曾出動千架。這個數字，即使在八年的對外作戰的任何一次戰役中，也是少見的。而且，B 24重轟炸機除了炸彈外，還有火箭炮。

共軍的作戰是攻佔石門北面六十里的正定，以阻北來的國軍增援。保衞石門的戰鬥繼續了六天，羅軍的三十二師完成了他的任務，據說曾戰至最一人。接着共軍又攻佔了石門南面的元氏，其西的井陘已為所據，這一區域的戰訊將會沉寂下去。大家担憂的是北面的保定。但國軍在平保津區兵力雄厚，將星如雲，共軍決不敢輕於嘗試的，而且石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不在保定之下。他所搶去的物資，消化也要相當時期。這一據點東通滄州，西指太原，平漢路經其南北，其地位有點和濟南相似。在他南邊的若干縣份，久為共軍所盤據，國軍如欲奪回，只有自北南下。事實上在望都正定失陷以後，石家莊已成孤島，並無據守價值。所以今後的看法，仍舊在北而不在南。

在石門攻守戰正激烈時，榆林也被圍，而晉南僅存的兩大據點臨汾與運城，同時告急。旅京的山西人士，紛紛開會，要求中央派兵增援臨汾和運城。晉南在春間本由胡宗南佈防，十分安全。但在莫斯科會議時，胡將軍為要向國際間表示國軍的威力，揮戈西指，一鼓而以奇兵攻下延安。晉南的防務就空虛了。陝北的老八路[illegible]河入晉，閻錫山是知己知彼的，趕緊調大軍以拱衞太原。老八路由陝北而晉西而推磨入晉南，使山西人士始終覺得以陝北的「瘦骨頭」換去富庶的晉南為失策，等到風陵渡一度被佔，陳賡部隊又威脅潼關時，胡軍再南下馳援，老八路又滲入了陝北的鄉村，一再威脅榆林。榆林之圍現已解除，彭德懷害怕寧夏的馬隊襲他的後路，掉轉頭去伏在半路上，與援軍發生了一場遭遇戰，但畢竟解了榆林之圍。彭軍久攻榆林不下，很吃了一些苦頭。至於臨汾運城，目前局勢也緩和了。

在陝西的戰局中還有一段插話，即孔從周的叛變。近來因為槍斃民盟西北區杜斌丞等若干人，杜的罪狀與孔從周有關，這個名字也常在報端出現。據熟悉內幕者說，孔之叛變，完全是為個人利害問題。孔原為軍長，胡宗南將其軍改編為三十六師，却另派了師長。他甚至希望為旅長而不可得，因此就率旅叛變了。孔衝出了胡軍的包圍圈，率領部隊渡河投共，依然用三十師八的番號。至於杜斌丞的處死，却另有原因。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叔叔，自持狀介，相當崛強。在被捕前曾到南京三次，權威方面勸他轉變，他却反過來勸別人轉變，此老之懸不畏死，一至于斯，以致終遭不測。

南京離各戰場的炮聲到底還遠，比較顯得有點戰時空氣的是豫、鄂、湘、贛、皖、蘇、六省的聯防會議。這當然是受了劉伯承、陳賡兩股的長途旅行的刺激。共軍沒有交通工具，即使有，他們也是用來搶運物資而不是運軍隊的。他們徒步的訓練足可驚的，機動性似乎比汽車還大。劉陳兩股的到處流竄，避實乘虛，使固守據點的正規國軍疲於應付，而地方團隊之當此變局，不論從裝備，訓練，聯絡任何方面看來，都不足以應付。這六省的若干地區原來都經紅軍，新四軍盤據或竄擾過，潛伏的土共也不可輕視。因此，中央對於組織和加強地方團隊，以前是頗具戒心，不敢放手做去，生怕為土共所　，反滋隱患。惟經上月劉陳兩股竄擾以後，又鑒於東北、陝北、山西、冀、魯各地匪勢猖獗，正規兵力頗感不敷分配、調動為勞，這才從豫西以前的自衞武力，想到長江流域各省的老百姓。原先是怕老百姓為土共所利用，現在既然事實證明，怕也沒有用，不如求其放心，爭取人民，把地方武力加強組織起來，也許反而可以抵禦小股零星的土共，正規部隊在大據點，處於督導地位，萬一地點稍遠，轉運費時，也可以由地方團隊來爭取時間。這一計劃在軍事上原無問題，主要的還是錢。「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由此一端，也可以見得美援的重要了

但在南京，畢竟與重慶不同，上述種種是不足以引人注意，攪亂其昇平氣象的。又一次戲劇大會剛剛鬧過，號稱十萬人的遊行秩序異常良好，而大衆的高潮，立刻掩蓋了一切。逸興遄飛的詩人們，棲霞山的紅葉採過了，玄武湖的菊花也賞過了，現在，暫時收拾起登山臨水的雅致，來學習民主國家公民的第一課：大選投票。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請勿超過三千字，千字酬八萬至十萬元

內戰中的廣東南路

陳徵子

（觀察廣州通信）內戰在廣東方面，除了海南島之外，其嚴重與激烈，當推南路。在過去幾年，廣東南部化縣、廉江、吳川、遂溪等地，斷斷續續地進行着時大時小的戰鬥。「奸匪」的力量雖還沒有達到可以穩固地把握一個大地盤的程度，可是綏靖當局也一直消滅不了他們。最近他們的勢力日見膨脹，以致省警保處長陳沛親自出馬，兼任南路「剿匪」指揮官，派了兩團警保隊去「圍剿」了。

張炎的「叛變」

戰爭是有連貫性的。南路內戰演變到了今天，我們得追溯一下當年張炎的「叛變」。這一位勞苦出身的前十九路軍戰將，戰時在南路當了兩年專員，得到當地人民極端的信賴。後被解職，在那時張發奎的第X戰區當一名參議。民國三十三年冬，他回到了家鄉吳川，在南路人民忍無可忍的憤激情緒下，他担當了領導者，「叛變」起來了。那時，他們的武裝有駐紮吳川的隋式邦部挺進隊，吳川的地方團隊，和各地風起雲湧的響應。甚至專員公署派去進剿的警察大隊，也「反叛」過去了。專員林時清固然手足無措，所謂南路團隊最高指揮官鄧鄂，也慌得一無辦法，頻電向上峯乞援。

這件震動着當時整個南路的「叛變」，延續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由於張炎在入桂途中中計被捕而被槍決，和「叛變」隊伍受壓散開，大局暫告平定了下來。可是「治安」問題一直還是解决不了，而當時地方政府慘無人道的屠殺，卻令人觸目驚心。

一頁舊賬

當時戰事雖然是在吳（川）、廉（江）、化（縣）邊區進行，然而整個南路都在風聲鶴唳之中。地方當局在手忙腳亂的情況下，大舉捕殺青年。有的是私仇構害，有的是乘機敲榨。但在張炎任內當過差的，或稍有關係的人，不論參加「叛變」與否，大多皆叉死於非命。

估計那時在電白縣被捕殺的青年達二十人；在茂名，學校里學生天天失蹤，學校無從負責，家長訴冤無路。最慘的是吳川世德農業學校的學生，軍事當局不管三七二十一，大部份是予被捕後被剖肚或活埋掉了的。（這所學校是紀念張炎的叔父張世德的）。

事後政府組織了進剿零星「股匪」的機構，指揮官蕭仲明在吳、廉、化一帶實行慘無人道的「清鄉」，燒殺擄掠，更結下了深仇血恨。

清剿原則

幾年來，活躍在南路的「奸匪」，他們的足跡踏遍了南路各鄉鎮，「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戰術，地方團隊固然沒法應付，正規軍隊也無從捉摸。

「匪患」既然日趨嚴重，警保處長陳沛幾經籌劃，便於十月十日起程赴湛江，在那里設置了粵桂南區剿匪指揮部。陳沛在出發的時候，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告南路父老書，歷數「奸匪」罪惡。說他身經百戰，所向披靡，今「奸匪」為害他方，禍國殃民，末路途窮，消滅之期不遠云云。

「剿匪」指揮部既經成立，陳沛便在湛江召開軍事會議。到會的人有南路各縣的縣長、縣黨部書記長、軍事科科長。陳沛提出了：一、以武力對武力，二、以宣傳對宣傳，三、以建設對破壞等三個原則。而且鑒於以往「奸匪」到處流竄，地方團隊處於被動挨打地位，今後應採取主動攻勢。口號的內容，不外是以討好鄉中父老，重建軍風紀，暴露「奸匪」罪行，收攬人心為主。

戰事激烈

戰事在廣大地區廉江、化縣、吳川、遂溪、海康、羅山、湛江一帶激烈進行。官方的戰報，說已經「擊匪」二百餘人，繳獲槍枝數十，並稱摧毀「匪巢」十餘處，捷報頻傳。另據省新聞處南路隨軍特派員的電訊謂：「各處「共匪」經我機動部隊分頭進剿後，多化整為零，或隱匿山林，或散竄四鄉。我部隊所到之地區，均逐步搜剿，及辦理清鄉；連保連坐，順利進行」云。但據新自該地來穗的人說，「共匪」的機動戰術，避免和陳沛軍作正面主力戰，常乘虛反擊。雙方的損失都有，戰事已經在鄉村與及山僻地帶展開，這對「共匪」是有利的。而且他們和桂南的「共匪」保有連繫；桂境橫縣、貴縣、南寧、武宣一帶「匪勢」正在「猖獗」之中。

在十萬大山，「股匪」配備精良，有新式的小鋼炮和衝鋒槍，而且還有大批騾馬供應運輸。南路方面的「進剿」，使桂南的局勢顯得緊張萬分，各地風聲鶴唳，隨時戒嚴與準備疏散。無怪當局有抽調勁旅，馳援桂南之意。

現階段的南路內戰，無疑地已在進行一鄉一村的爭奪了。陳沛軍要摧毀「共匪」的鄉村老巢，「共匪」也將在廣大的村落山林地帶迴擊下去。

「匪軍」分佈

官方宣佈南路「共匪」總數在萬人左右。但據一般的估計，最低限度也在二萬人以上，實際上或不祇此數。因為單就遂溪來說，「匪軍」縣長周文照部已有數千人，又金耀烈部四百餘人。

他們分佈的地區遍於南路各縣，以廉江、化縣、吳川、遂溪、海康、湛江、茂名、為最嚴重。因為在這一帶有符春茂部九百人、王海部千多人、張啓彬部千四百餘人、黃海部三百餘人、吳衛部百餘人，葉車揚部四百餘人。其次是靈山、欽縣、防城、合浦，有蘇顯榴部百餘人、梁振威部百餘人、另不明番號的數百人。而本年六月間在防城「反叛」的陳鴻猷、劉鎮夏部達千人，配有輕重機槍，勢力日趨龐大，威脅性很嚴重。電白和兩陽（陽江、陽春）雖比較安定，但「股匪」仍然經常地活躍着。

在遂溪，化縣、廉江，他們已委出了縣長，在一部地區行使政權。化縣離城十多里的鄉村，財主們大多數搬到縣城里住。遂溪在今年初，前任縣長戴朝恩就是被伏擊而死的，官方卻硬說他是「剿匪」殉職。湛江市的戒嚴是家常便飯，陷於風聲鶴唳的狀態中。

（十一月七日）

（上接八頁）

試想：在貴陽、昆明、西安、成都、蘭州等地的公教人員，他們拿全國最低的待遇，怎能看得起比京滬價格還高的書刊呢？他們不是不想訂閱，但一百萬元左右的薪水，使他們無法於柴米油鹽之外，一次抽出幾萬元來訂閱。只有偶爾零購，錢不方便時（我想重慶以外的地區，「觀察」價格總在萬元以上）便只好付之一歎！此事請先生從長考慮！

古傳賢　十一月十一日　重慶

英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重慶通信）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時，英國議會訪華團的專機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傍晚驅車入城，在暮色蒼茫中，他們和重慶市見面了。他們在學田灣勵志社稍事休息後，開始拜會地方軍政首長：行轅主任朱紹良，市長張篤倫，市參議會議長胡子昂等。其後，訪華團因時間過晚，來不及開始參觀，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明他們來訪問的意義。僅在拜會朱主任時，亞蒙勳爵說：「訪華團若不訪問重慶，卽不能謂訪華之任務完成，蓋此爲中國戰時首都。」而出席張市長的宴會時，亞蒙勳爵說出了訪華團的性質。

張市長的歡迎詞，是說「霧」，這個倫敦和重慶同具的特徵說起的。他說：「諸位先生到渝之時，山城正進入霧季，說起霧，不禁令人想起霧倫敦，許多外國朋友曾以重慶跟倫敦相比，說是世界上兩個霧的都城，我們覺得重慶的落後不敢與工業先進的倫敦比肩，如要提及這兩個都市的關聯，只有在精神上重慶尙可追隨倫敦而無愧。這觀點當可得到你們的同意吧？我們今天只要追憶盟國的勝利還未到來的那些艱難的日子：倫敦以不屈的姿態，抵住納粹企圖渡過海峽的進攻。重慶也以不撓的勇敢，抗禦過暴日深入西南腹地的侵襲。論轟炸，這兩個城市同受敵人嚴酷的摧殘。論戰爭的意義，這兩城市自始至終代表着世界的正義。太相像了——重慶與倫敦。」最後說：「在此時，在此地，我相信諸位先生會從中英百年歷史關係想到重慶早年對外通商的經歷，進而想到促進中英相互貿易的重要，我們衷心歡迎兩國在貿易上有新記錄，有新起點。大家爲爭等互惠而遵循兩大民族傳統的眞誠，使中英歷史及貴國人民與重慶商務關係都有嶄新的一頁。」

亞蒙勳爵的答詞，一方面說明訪華團的組合與性質，同時，在一個中國人聽來，又像是對中國的暗示。他說：「這次訪華團的英國議員，不僅是代表英國工商界，而且包括其他各界各黨派。」又說：「政治的進步，就靠不同的意見。」

訪華團在重慶，實際上只參觀了一天，十一月一日晨他們便飛到南京去了。這一天參觀的地方，包括重慶下水道工程，戰時有名的大隧道。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豫豐紗廠、重慶大學、南開中學，保育院、育嬰院、和林園主席官邸，最後並晉謁林故主席的陵墓。雖說是「走馬看花」，但凡他們能參觀到的地方，他們總不肯馬虎了事的。亞蒙勳爵在豫豐紗廠說：「對於重慶，他已獲有很好的印象。」「很好」，是否是他的眞話，不敢斷言；「印象」，却不能說是亞蒙勳爵常掛在口邊的外交辭合，他和他的團員們，對重慶一定是有印象的

由於他們訪問重慶，是爲了重慶曾是中國戰時的首都。在戰時，重慶是遭受了敵人嚴酷的摧殘的。於是，他們臨時決定要去一看大隧道。警察局動員五百工人，滿夜工作，排水消毒，燃好煤氣燈，讓他們一償心願。他們全體走完了這段寬二公尺五寸，長六十二公尺的隧道。白髮的亞蒙勳爵領着頭。

在豫豐紗廠，他們不僅參觀各種設備，詢問了工資等問題，也曾親到廁所去看。

最有趣的是艾穆里勳爵和羅伯慈的逛商店。參觀完抗戰勝利紀功碑後，衛生局長李之鄗陪艾穆里勳爵和羅伯慈在都郵街下車，到中華書局，兩大公司去逛。艾穆里勳爵和羅伯慈各買了把胡琴，羅伯慈並爲他的公子買了件繡衣披風。買完東西後，專車早已開走了；送他們到豫豐紗廠去的是救濟車。

訪華團的團員是由保守黨、工黨、自由黨三黨的議員組成的，是一個政見不同的組合。亞蒙勳爵在市參議會議長胡子昂的宴會上有句一語雙關的話：「本團團員有上下兩院的議員，有好幾種黨派，本團決沒有意見集中的事。意見不統一、是很現象，唯其不同，才有新的，好的意見產生。從歷史上看，意見的不同，更有好處。英國近百年來不曾有過武力鬭爭的革命，最大的原因，就是英國有一個健全的，意見不同的巴力門。英國國會容納了不同的意見，就消滅了流血的革命。這一點，是提供貴國一點經驗，以供參攷。」並說：「以我們所聞所見，中國當前的環境相當困難，欲求解决這些困難，自力更生與刻苦耐勞，是唯一的方法。要達到中國今天的需要目的，還須將見危難時不用懼怕，彼此的努力，應該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利益的前面。」但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涉及到香港問題，內河航行問題時，這位勳爵便施展出他運用外交辭令的能力了，知對香港問題，他說：「這是一個外交問題，我不便發表意見。」如對內河航行問題，他說：「中英商約現在已經磋商得差不多了，正由兩國政府考慮中，如果我這裏多發言，恐怕沒有什麼好處。」其他團員的談話，卻比較明顯。他們各以不同的觀點，說出了他們所見到的中國的各方面。

林賽認爲中國與英國人民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大家都有民主的天性，在復興工作中又碰到相同的問題，在危難中具有同樣的勇氣去克服。並曾說：要想解决中國的問題有兩個政策：（一）組織一個眞好的政府。（二）消滅共產黨，或把他們逐出中國的領土以外。

羅伯慈說：當前中國局勢的發展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不幸的方面，卽中國的國內問題轉變成爲國際性的問題，則情勢將日益趨於嚴重。第二方面，是中國的內部問題由自己來解決，不需外來的力量參與其間，鞏固本國的實力，使成爲遠東的領導國家，成爲國際間的穩定力量。

麥里維是第一次來中國，他看到中國人民很勇敢，目前最重要的是重建工作。中國人民勤苦耐勞，只要有和平的環境，不但可以解决中國本身的工業問題，還可以爭取世界商場。

艾穆里勳爵曾在英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鄗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說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强宣傳，不要隨地吐痰。

哈里遜最愛問長問短，博採衆情，但輪到別人問他時，他的發言是極爲愼重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就沒有談什麽。

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十一月一日晨九時半英國議會訪華團的團員們搭原機離渝飛京。在機場上，張市長問亞蒙勳爵對重慶的觀感，亞蒙勳爵說：「重慶的公共衛生工程很有成績，學校裏面的青年學生都很活潑，這個充滿了進步和活潑氣氛的重慶，比中國很多其他地方都好，我們很喜歡。」（十一月三日寄）

為自由而歌

斐多菲

——斐多菲詩選譯

裴多菲．山大（Petofi Sandor），一八二三至一八四九，匈牙利最偉大的抒情詩人。當匈牙利不得不為自由和獨立而對專制國家作戰的時候，他正在他的壯年。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的自由之戰中，他是很重要的一員，他就在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陣亡。

他是為自由和解放而歌唱的詩人，這裏的五首都是從匈牙利世界語者踽克思博士的「裴多菲詩選」譯出的，第一首和最後一首，還參照了「匈牙利文選」所載的考羅卓博士的譯文。

孫用譯并記。

（一）這在我是可怕的思想

這在我是可怕的思想，
假如一定得死在牀上。
像一朵花，慢慢地凋謝，
有小蟲在牠心頭咬嚙，
像一枝燭，久久地燃燒，
在教堂之內，寂寞無聊。
那樣的命運，我不願意。
不要讓我那樣死，上帝！
我情願是大樹，任閃電
和狂風將牠擊穿，吹斷。
我情願是巖石的崢嶸，
轟轟倒下於大海之中。
假如奴隸的民族有一天
起來反抗，要掙脫了鐵鍊，
終於在戰旗之下響應
這偉大的時代的呼聲：
全世界的自由！
牠要在全地球
咆哮着，作一百次的血戰，
這決戰是給暴君的審判；
正是我的死亡，
在這樣的戰場！
我的心血就在這裏流盡，
胸前也響着最後亡歡聲；
熱烈的騷動，鋼鐵的釘玲，
喇叭的吹號，大砲的轟鳴。
有戰馬一羣羣，
在戰場上飛奔，
報道這光榮的勝利，
我却在馬蹄下安息，
那里是我的遺體，
假如再舉行葬儀，
唱着輓歌，又蓋着戰旗，
一座大墳，送給了大地，
你的殉難者們的尸首，
神聖的全世界的自由！

（二）流血的日子

我渴望着流血的日子，
牠會將舊的世界毀壞；
在那過去的廢墟上，
建設起嶄新的世界。
就要響着，就要響着
戰爭的光榮的軍號，
我渴望着，不久聽到了
那作戰的高聲大叫。
那時候，我愉快地跳起，
跳上了戰馬的馬鞍，
就一起向戰場馳去，
歡快地，在勇士們之間。
假如我的胸膛流血了，
有人會來到我的身旁，
用了芬芳的吻的香膏，
她治愈了我的創傷。
假如我失掉了自由，
我的監獄却輝煌燦爛，
她用了星星似的眼睛，
就給我驅逐了黑暗。
假如死了，假如我死了，
無論在刑場，在戰地，
她就用了她的眼淚，
洗掉我屍體上的血跡……

（三）作戰

憤怒遮遍了大地，
憤怒佈滿了天空，
太陽的光線照着，
在鮮紅的血河中。
太陽沉下於大海，
紫色波浪重重……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蒼白的太陽望着，
透過了黑的雲朵，
驚心動魄的武器
在煙霧之中閃爍。
都黑暗地瀰漫着
煙雲陣陣的砲火……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死亡分散於四方，
劈拍的鎗聲連連，
大砲雷一樣響着，
牠震動了這世間。
處處是荒涼破滅，
在大地和在高天……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奮勇作戰的狂熱
在我們心頭騰沸，
我沉醉地吸入了
煙燻血腥的氣味。
我向着死亡前進，
領導着我們的軍隊……

跟着我，戰士們！
跟着我，匈才利人！

(四)犯人

「我為了自由不息地鬥爭，
却在監獄的鐵鍊中禁閉！
我又渴望着光明，可是，
却田鼠似地匍匐於地底！

「幾時才是自由的時候？
全能的上帝才給我恩惠！
那時我又呼吸新鮮的空氣，
也向我照耀着太陽的光輝！」

深深地在活人的棺材裏，
那犯人這麼地呻吟，悲歎，
上帝知道：他說了多少次，
他在這里已住了許多年。

還是，只過去了不過幾天，
他忍受着這樣的痛苦淒涼？
監獄正是巧妙的藝術家：
能將一小時拉到一世紀長。

不是幾天，不，幾年過去了，
他儘在這監獄之底安身，
這過去了的痛苦的幾年，
給憂愁的額上劃深了皺紋。

這可憐的人也許死了多次，
他要用鐐銬擊碎他的頭，
幸而那希望，唯一的伴侶，
拖住了他的鐵鍊之下的手。

那希望，到了自由的一天，
雖然已經消磨了半世，
只要他出了監獄，他還有
半世甜蜜的自由的日子。

他這樣等候着，也因了這，
他才不用鐵鍊將頭顱打擊，
他長久地等候着，在上面，
年歲像一羣烏鴉似地密集。

可是，在那一羣烏鴉之後，
白翅膀的鴿子終於飛來，
牠帶來了可愛的消息：
他要從這活的墳墓離開。

這時候，打開了監獄的大門，
這時候，也鬆下了他的鐐銬，
他大聲喊着……倒下……死去……
：他為了這刻兒的歡樂死了。

(五)檻獅

不比以前的無邊無際的荒原，
他的王國成了小小的囚檻。

哪，就是這狹窄的鐵栅的籠子，
住着那沙漠之王，驕傲的雄獅。

讓他靜靜地享受沈默的和平，
在疲倦之後，他需要安寧。

雖然他已經失掉他的自由，
至少讓他還有幻想存留。

雖然大樹他已經望不見，
至少讓他在樹陰下安眠。

哪，他站着，威武而且剛强，
顯示了他的氣象的堂皇！

他的自由雖然已經完了，
他的眼光仍是無比地驕傲。

他堅定地站着，和金字塔相似，
牠的黑暗的石塊曾向他凝視。

他的游離的思想在那里盪漾，
他記起了他自己的生長之鄉。

他大聲咆哮着，在沙漠之中，
也嗚嗚地吹着毀滅的沙漠風。

哦，美麗的大地！哦，美麗的時間！
哪看守人來到了他的身邊。

驟然地飛去了他的幻想，
這人的鞭子打到他的頭上。

他，他竟對這可惡的鞭子屈膝！
你看這樣的事，偉大的上帝！

難道他應該這麼深深地低頭，
這樣的恥辱，難道他應該忍受？

你們喪心病狂的驚訝的人們，
看着這樣的卑汚，却喜笑歡欣！

哈，你們能不能仍是這麼大胆！
假如他竟毀壞了他的囚檻。

他就狂怒地撕碎你們的肢體，
也不讓你們的靈魂到地獄裏！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一卷下冊（有）
第二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二卷下冊（有）
第三卷上冊（一俟封面印就，即可裝訂）
售價：每冊六萬五千元
郵費：掛號每冊一千元
航掛每冊二萬三千元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二萬五千份
全頁：四百五十萬元
半頁：二百五十萬元
1/4頁：一百四十萬元
封底

書評

美國政制的改造

樓邦彥

Ca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Do the Job?
By Thomas K. Finletter;
New York, 1945.

如果把這本書的原文書名直譯出來，應該是：「代議政府能完成它的工作嗎」？但是就其內容言，作者純粹是借代議政府能否完成其工作爲題，提出了一種如何改造美國政治制度的建議。正如替作者寫引言的參議員Robert F. Wagner 所云：這是一本具有刺戟性的書（"Provocative and stimulating book"），儘管作者的建議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

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以前。戰爭是一種非常狀態，在不正當的戰爭期間，任一國家的行政機關免不了要獲得不少的戰時權力，以爲領導作戰努力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亦非例外。作者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並且也相當承認這個事實，但是他預料在戰爭結束以後，政府的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必將恢復常態，這常態在美國就是國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制衡。就在這個假定中，作者提出了一個基本政治制度的問題：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以後，美國的國策已有卽將繼續發生激烈的變更。這變更有兩方面，外交的與內政的；由於這種變更，美國的原有政制是否尚能完成它的使命呢？作者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這就是說，在分權和制衡的憲法原則之下，國會和總統兩相對立，時生衝突，絕對不能應付新時代新環境所產生的各種需要；假使代議政府在運用的方式上沒有相當改變，它的工作和使命是無法完成的。

接着作者便分析幾種不同的情形。一方面在不正常的作戰期間，總統權力的無限制擴大，大體上是不大會成爲問題的。在上一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幾乎做到了爲所欲爲的地步，他發揮了總統最大的功能；在本世紀的前後兩次大戰期間，情形亦復如此。另一方面在正常的平時，假定正統總統（orthodox presidents）在朝，他們尊重分權的原則，絕不存駕御國會之念，結果便形成了政府非常柔弱的時期，整個十九世紀就是這樣。而在本世紀中，正統總統在朝也幾乎佔了一半的時間；假定強有力的總統在朝，雖然很多人覺得美國總統可以成爲民主國家中權力最大的行政首長，作者却認爲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舉了兩位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和Franklin D. Roosevelt）和威爾遜總統爲例，證明國會對於強有力的總統也可以百般阻礙其重要的措施。

作者於是提出了改造美國政制的三個主要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改進並增加國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使兩方面彼此都可以儘量知道各種工作的進行。具體的說，一向的由各行政部門向國會提出逐年報告，或由各部部長及其高級公務員列席國會的委員會是不夠的，作者支持衆議員 Kefauver 的主張，認爲各部部長應該能列席國會兩院，此種計劃在一八三三年和一八八一年，已早爲法官 Story 和參議員 Pendleton 所提出。

第二個方向是組織一種行政和立法的聯合內閣(Joint executive legislative cabinet)，由九個國會議員和九個部長共同組成之，總統爲主席，他們必須是屬於同一政黨的；於是總統的權力並不因此減小，而國會亦經由其參加內閣的議員獲得了各種關於政府工作進行的報告。

第三個方向是修正憲法法典，予總統以解散國會兩院並同時終止其本人任期之權，和規定國會兩院和總統同樣長短的任期（可規定爲六年）。假若國會和總統之間的關係異常惡劣，總統卽可解散兩院並同時終止其本人的任期，然後舉行大選，產生總統、參議院、和衆議院；新總統和新國會當然都是屬於同一政黨的，正常的政府計劃便又可以順利地推進了。總統的解散國會權，過去也曾有人主張過，如 W. Y. Elliott, Henry Hazlitt, William Macdonald 等，但是本書作者的建議却是相當新穎的，因爲總統不但可以解散國會兩院，並且其本人的任期亦須終止。這樣的建議，確實是很值得一般人尤其是研究政治制度者之注意的。

在本書的字裏行間，常常可以看出那種易見的狹窄的美國人成見。例如作者一再說明美國人的政治能力是絕不成問題的；這裏邊當然包含有些國家的人民不具有政治能力或政治能力薄弱的見解，我們覺得此種看法不免武斷而帶芝妙。又如作者一再強調他所提出的改造美國政制的建議是純粹「美國的」，絕無抄襲模倣之嫌；固然任何政制的改造必須顧及實際的情形，但祇是證明了是「美國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最完善的。這雖與作者所提出的建議本身並不發生關係，我們祇是覺得「美國化」其辯護的理由似乎是不必要的。

還有一點，也許是最重要的，改造政制固然重要，最完善的政制應該是一種最能完成其時代使命的政制，因爲制度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作者似乎隱約地提到（可惜沒有加以發揮），這個時代的人除開政治自由，尚有別種需求——尤其是經濟的需求；我們深深感覺任何政治制度若不能配合此種時代的特質，它是永遠落後的，不進步的！

（上接十三頁）人工的機械，和渴望環境的進步。在美國歷史上，昔日的開荒社會，是今日文飾繁華的基礎，這一點，在雪瀾湖區域就看得出來。試等這荒野開闢起來，到那時，不怕斯提希根沒有平整街市，百貨商店，時髦中心。

我們初來的時候，在船上很羨慕湖中美麗的倒影。我們此次在湖區逗留的時間很短促，但在歸程裏，雪瀾湖的倒影中，除了兩岸的青山和湖底的浮雲之外，似乎已隱約地添了一片從草根樹幹長青出來的開荒社區，湖波中蕩漾出一種新的人間味。這裏，人只向自然界討生活，並不去踐踏人，但也絕不讓人踐踏。這裏，鄰里的吵鬧和批評，雖然也常聽到，但大體上，人與人間的主要關係，是善意和互助，不是妬忌和鬥爭。這和外界交通十分困難的雪瀾山區，幾使人起了美國的世外桃源之感。

我明知這山區並未脫離美國工商業經濟社會的關係，但這桃源的幻覺一直伴着我們回到西雅圖城，反映出城裏氣味的差別。這工商重鎮的六十多萬人口裏，不是老板，就是傭工，其中到底沒有幾個人能夠自己當主人翁而又不去奴役他人。人們雖還是渴望着獨立自由，但在擁擠的城市街頭，到底找不出很多獨立自由的機會。然而，百多年前，約當我國乾隆嘉慶年間，美國土地的大部分是和雪瀾湖相同的開荒區，兩三代之後，這些地方都震蕩着汽車聲和煤煙味。雪瀾湖山區的湖濱和湖底，有大量的平坦沃土，可以闢作良田，山中並且蘊藏着業已證實的豐富銅鐵。區外週圍的鐵路和公路，都在等着時機，向山區推進，去接駁山中新築的短公路。山裏這羣開荒者能否在一生之內，保持這桃源似的境界，正成問題，他們的後一代的命運，更難論了。

（十月十五日）

觀察文摘

斥一種謬論

上海益世報十月廿七日社論

蒲立德的「訪華觀感」發表後，由於其態度的懇切，立論的正大，文辭的動人，以及對中國現狀了解的深刻與透澈，已得到普遍的歡迎與好評，這是美國眞正民意的反映，其得到歡迎與好評是應該的；但也偶有聞之不樂，甚至表示深惡痛絕的，那就是蘇聯出席聯大代表的維辛斯基，及蘇聯在華第五縱隊的共匪。不過這原是可以想到的事，並不值得奇怪；奇怪的是一向披着愛國外衣，而以中國自由份子自命的某大學教授，現在竟也與蘇聯和共匪採取同樣態度，且竟至以「評蒲立德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爲題，大發其荒謬絕倫的怪論，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不能不予以駁斥。

說起來眞令人驚異，這位教授所以認爲蒲氏援華主張的動機爲偏私，除認爲「美國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中國，要中國人替美國犧牲」外，乃是因爲：「蒲立德主張援助中國，實際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國家的；但在歷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國家的，目前的中國就處於後一種情形。顯然在他的眼裏，國民政府在未來的歷史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將是另一個政府。他還怕我們不懂，他的暗示，竟更赤裸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這又斷然在他的眼中，是另有一個政府在政治上已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經他這樣一來，蒲氏援華主張的動機就成爲偏私的了。我們在此並不願爲政府辯護，但政府之値得批評是一回，而其代表國家乃另一回事，我們何能因其値得批評之故，而否認其代表國家？同時今日的政府如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難道今日的共匪就能夠代表中國人民？以自己偏私的立場來忖度蒲氏援華的主張，恐怕眞正偏私的是發此謬論的作者自己，而非居於客觀地位的蒲氏。

其次，這位教授所以認爲蒲氏援華主張的看法爲不健康，乃是因爲「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國借用借款六億美元，用以購買美國的食物，原料與機器；他實在是間接替美國貨做買賣」，這就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其實，我們對外貸款所應顧慮的是有無損害國家的主權。貸款之不能毫無條件，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然中國以貸款購買美國的食物和機器如係基於國家迫切的需要，卽眞替美國貨做買賣，也絕不是什麼罪惡之事，何況這種以美國有商業企圖來反對美國經濟援華的怪論，乃是一種極無聊的花樣呢？

以上兩點，爲其主題所在，其他荒謬之處尙多，我們不暇逐一駁斥，不過不管這位教授如何鼓其如簧之舌，顛倒是非，企圖迷惑讀者，而其背後的眞面目，我們是看得異常清楚的。質言之，這只是代表中共發言而已。我們不相信這種謬論除代表中共外還能夠代表任何一個中國人民。因爲當前經濟危機嚴重，大家生活均受威脅。中國今日需要經濟援助，有經濟援助始可減輕生活威脅，是一個事實問題。而共匪爲與於武力奪取政權，自不能還在建意破壞之餘，作其幸災樂禍之想。然而我們所最驚異害，但現在尙在政府協辦雜誌而深受「自報紙」威脅的這位教授，竟一味鼓動反美運動，反政府而寄托其希望於共產黨一至此極！

政府的度量

天津益世報十一月十七日社評

現階段的世界歷史，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要從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一種生活方式是建築在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其特點是自由的制度，代表式的政府，自由的選舉，個人自由的保障，言論及信仰的自由，及不受暴力的壓迫。另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制多數，利用恐怖威脅，統制報紙廣播，控制選舉並禁錮個人自由。這段話是杜魯門總統今年夏天演說中的警句，也就是世界不同政治制度的縮寫。我們卽將行憲的政府當然是憧憬於第一種生活方式的。要採取這種生活方式的政府必須有寬宏的度量。

接受批評是實行民主政治者應當有的風度。美國憲法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書迭次申述各邦政府不得制定邦律，「剝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遵行這些法典是美國民主政治成功的要素，也是美國政治的最大優點。因爲除非有言論批評的自由，你不能得到眞正的自由選舉同眞正的自由政府的。也許有人認爲在一個國家遭受困難的時期，容忍反對的意見，便不能集中民衆的意志，而有礙於政策的推行。這未免是坐井觀天的說法。言論自由，是革新社會最大的力量。平時如此，危難之時，亦復如是。假定政策是正確的，反對意見的存在，祇要不釀成武力的爭奪，匪特無害於政策的推行，甚且還是一種保障。

其實放任誹怨，容忍異己，不僅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抑亦爲我們歷代相傳的立國之道。譬如周武王伐殷以前，很注意殷朝的政治動向。據說他曾一連收到三個政治情報。第一個是「讒慝勝良」，第二個是「賢者出走」，第三個是「百姓不敢誹怨」。頭兩個報告武王都認爲「其亂未至」。直到第三個報告，他才敢動員興師。足見自古以來，莫談國事的現象並非國家的好兆。

最近本報電訊，上海觀察週刊有將被查封之傳說。觀察創刊揭示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點爲其言論的基本立場。我們在其第一卷二十四期所載「辛勤、忍耐、向前」一文中，可以看出在滔滔的今日，出版這樣的一個刊物確是一種清苦艱苦的事業。我們固然不敢斷言該刊主編人有無政治背景，但就刊物本身表現的來講，觀察擁有多數的作者，是一個超然的刊物，其銷路由五千跳到二萬五千並非偶然。當前的政治未能盡滿人意，實爲當局切膚之痛，一個無黨派背景的民營刊物對於現實的批評指摘亦屬理所當然。觀察所載文字，既非由一二人包寫，故其論調，見仁見智，初無定型。卽以儲安平氏所著評蒲立特報告一文而言，立論雖覺激烈，而其言詞，如與美國共和黨對於民主黨，英國保守黨對於工黨的譴責相比較，並不足異。蒲立特的報告原是爲美國人看的，處處要就美國人的立場來推斷中國的局勢，所以儲氏認爲偏私。至於儲文第二段說到政府與國家的問題，乍聽確是刺耳，但是受過英美式民主訓練的人們會感覺這是民主國家在野政論家的慣態，一個最能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也可能聽得到這樣的呼聲。

總動員以來，政府曾重申保障自由的信念。在軍事進行期間，激烈的批評指摘自非當局所樂聞，但祇要其所論列，旨不在鼓吹武力顚覆政府，當局容忍爲懷，想不在禁錮之列。實施動員的目的，在於掃除民主障礙，貫澈和平建國方針。像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笨法決非當局所屑爲。民主的修養，要看政治的容忍，國家的安危繫於政府的度量；當局想不河漢斯言乎？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